



此君園國風解自序

經可以妄解乎經如日月之行

天不

可以管窺也如

河

河之朝海海不可以蠡測也然而戴天者不知天之高以

管窺之雖不足以盡天而不可謂所窺之非天也觀海者

不知海之深以蠡測之雖不足以盡海而不可謂所測之

非海也丁酉冬月余自訂竹庵隨筆文鈔分類編次共得

二十六卷事既竣矣因憶在籍教授生徒時有讀國風日

記鈔本從架上書內尋出披閱如逢故我中有依文訓義

者有無可發揮而置之者且有支離蔓延如奔馬之馳逸

放蕩而無所歸者此本隨口舉似不堪就正然欲藉此以

此君園文集

卷二十七解

序一

誌鴻飛之影遂分訂為四卷附於隨筆文鈔之後并畱存

為家乘焉嗟乎詩有四始余何以僅讀國風由今觀之始

知文章有神興會難強如潘邠老之風雨王子猷之雪舟

乘興而來興盡而返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余在家設帳

不止一年所講授者不止一經初擬將各經口義隨手抄

錄而天時或有匆忙人事亦多騁驚迄今尚書易象各經

義蘊猶怳怳然往來胷臆間而筆之於書使後日可以展

卷如新往復焉而不能自己者僅畱此國風解一冊猶可

想見此君園中聯牀風雨舉比談經其青燈有味乃如此

也回首如昨屈指已屆四十年俯仰今昔不禁為之喟然

感也至於說經之旨不主故常博辨深思心知其意未嘗不倚傍經傳門戶却不欲墨守古人藩籬此家塾中授業口義耳我河間有毛萇故里土人呼爲詩經村桑梓在望可與我此君園遠接芳鄰也

道光十七年歲次丁酉仲冬上澣河間吳名鳳自題於江西豐城縣隄工旅次

此君園文集卷二十七解

序二

此君園國風解序

詩無達詁謂人皆可以意求之也然舍小序毛詁鄭箋孔疏朱傳而別求新奇則鑿矣此編不尙眩博惟就小序朱傳兩家擇取其長通達平正可爲繩準至於心融神會觸類引伸或由一詩而悟及全詩或因此事而推之彼事言外取意外傳神磬徹鈴圓聲聲入破尤有令人悠然以思憬然以悟不自知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漢書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其是之謂乎

道光己亥仲夏月上高李祖陶拜讀

此君園文集卷二十七

臨津 吳名鳳 雲程

解一

讀周南

關雎首章言其德。二章本其未得而言。三章据今始得而言。閒架清整。其妙處全在首章。雎鳩取象極精。窈窕句深。婉有味。下二章皆跟此句反覆唱歎。匡衡所謂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儀容。宴安之私不形於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語最懇切。按家人卦文之彖曰。利女貞。孔子之象傳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此君園文集卷二十七解

有物而行有恆。此爲周南召南之微旨也。故主中饋之六五。卽窈窕之淑女也。威如反身之上九。則好迷之君子也。○次大雅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三句卽二南篇章次第也。關雎詩正言文王刑于之德。葛覃卷耳。樛木螽斯。言文王之修身以齊家也。桃夭兔置采芣苢。則由家而至國矣。江漢汝墳及召南諸詩。且由國以及天下。要皆文王德化之所及也。關雎詩以君子好迷句爲主。君子者有聖德之文王也。又得聖女妣氏以爲之配。所謂文王初載天作之合也。雎鳩河洲。雖興體却是實境。洽陽渭涘。造舟親迎。雎鳩關關。鳴聲相和。皆於河洲耳。而目之其摯。

而有別。不特形容淑女。乃正爲君子好逑寫照。蓋有命自天。受命者文王也。纘女維莘。長子維行。后妃乃初。至耳孔子刪詩。以關雎爲首。詔伯魚學詩。以二南爲亟。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皆在關雎。讀詩者當會心于刑于之徵。勿徒曰后妃之德也。小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卷耳。后妃之志也。此三句皆可存。但二南之化。本于文王。周南十一篇。召南十四篇。每詩中有一文王在。不可忘却。主人此詩。照朱傳爲宮人作樂。不淫哀不傷。宮人性情之正。皆感於文王德化之深。如小序則爲后妃自作。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此君園文集卷二十七解

卷二十七解

二

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漢唐諸儒。多從此說。今以朱傳爲宗。而小序亦宜參考。先儒疑小序首句爲國史之辭。下皆衛宏傳會潤色。理或然也。

葛覃詩以第二章爲首。首章追敘。布景新麗。次章是成。葛正位。克勤克儉。惜勞惜福。以此坊民。後世猶有裂繒而休蠶織者。末章是成。葛以後事。皆是閨閣恒情。婦女本分。却正所以爲人倫之至。前人謂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于師傅。已嫁而孝不衰于父母。體貼盡矣。故小序以爲后妃之本。卷耳爲后妃之志。因思字無可形容。故從空際設色。布景。

卷耳高岡。都非實事。唐人詩云。裊裊城邊柳。青青陌上桑。提籠忘採藥。昨夜夢漁陽。卽從首章化出。末章忽用四矣。字作變調。正是情之極思處。而后妃貞靜純一之德。可想。次詩所以理性情也。詩序謂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生之澤也。鳳以爲不獨變風爲然。卽二南正風亦復如是。推之三百篇。無不如是。文王囚于羑里。七年不得歸。周后妃若不思念君子。豈是人情。思之而能以禮自守。則情也。而能止乎義矣。首章懷人是點睛處。次章永懷。三章永傷。是思君子正位。末句云何吁矣。則憂思之極致也。后妃不出宮闈。何以詠及卷耳。因此君園文集卷二十七解

三

君子不在宮中。故思求之于野。然曰。寘彼周行。則傾筐都成虛影矣。又以君子遠在他鄉。故欲陟彼崔嵬。更陟岡陟。岵以望之。所謂發乎情也。然曰。我馬虺隤。我馬玄黃。至于馬瘠僕痛。則升高亦爲虛願。不至。所謂止乎禮義也。三百篇勞人思婦。戍卒征夫。以及孤臣孽子之感。時抒懷者。其發乎情也。先王有所不能禁。而其止乎義也。則教澤之淪浹者。久且深矣。二南爲風化之首。卷耳與關雎葛覃同爲房中之樂。于窈窕。見后妃之幽閒貞靜焉。于葛覃。見后妃之勤儉孝敬焉。于卷耳。尤足見后妃之篤于性情。而安于禮節也。此真可爲人倫之至也。○次后妃思君子。質言之。

不過謂永懷永傷。姑酌酒以解此憂耳。詩乃幻出崔嵬高岡馬。瘖僕痛各景象。遂覺峯巒疊起波浪層翻。此遠道縣逸之極思。亦文章靈幻之妙境。不獨離騷之驚才絕艷。清絕滔滔者從此脫胎。卽宋屈之豔。班馬之香。引伸觸類。沾溉無窮。以此歎大邦有子。倪天之妹。其才美真高出千古也。文王之象。周公之象。人情物理。九天九淵。與此詩意象正可相參。古今之才之美。萃于一門。亦三代以來所僅見者。

穆木后妃能逮下也。却正是刑于寡妻。實在徵驗。大雅云。離離在宮。言文王在閨門之內。極其和也。后妃不妒忌而此君圍文集卷二十七解

四

逮及宵征。眾妾亦樂其德。而侈言福履。閨門之內和矣。然非有雍雍在宮之文王。何以得此家人利貞。皆言物行恒之君子。有以致之。讀詩者當審觀風自火出之象可也。螽斯子孫眾多也。三章俱重讀宜字。言其有是德而宜有是福也。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正是此篇註語。然而思齊之詩。言文王之能得賢助也。刑于寡妻。其儀則之施于門內者乎。后妃配以德。眾妾飲其和。干祿百福。子孫千億。身修者家乃可齊矣。孟子謂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此詩與穆木三章。其文則言后妃也。其志則在文王也。說詩者當以意逆志。勿齊末而忘其本焉。斯得之矣。

桃夭詩景中有人。景新人亦新也。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於朝則琴瑟友之，鐘鼓樂之。雍雍乎可嗣徽音也。于野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熙熙然如登春臺也。夫婦所居爲室，家人則一家之人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三宜字面俱到，內則一篇，包括無遺，蘊已。

兔置美賢才眾多。朱傳以爲文王德化之盛，乃小序仍云后妃之化也，與卷耳之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者，均非情理。此小序所以不可盡信也。干城所以扞外而衛內，則熊羆之士也。好仇與公爲匹，則同德也。腹心者不貳心之臣也。此皆四友十亂之選。乃于置兔之野人得之，其時雲

此君園文集

卷二十七解

五

漢則爲章于天也。多士則爲楨于國也。壽考作人，譽髦斯士，成人皆有德矣。小子且有造矣。彼赳赳之武夫，當未純熙之時，故養晦中途，中林間耳。後日牧野誓師，所謂尙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者，不卽此肅肅兔置之侶耶。然而周南所詠，則第見爲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此詩有謂文王得閔天泰顛諸人而作者，說亦可參。卽大雅所謂疏附後先，奔奏禦侮者，亦在其內。

芣苢詩妙不可言。通篇十二句，只六字不同耳。由采而有而撥，而埒而結之，而禡之，平平敘去，自有長言詠歎，手舞足蹈之妙。意思又安詳，情景又閒雅，音節又和平，雜誦數



過覺太和元氣在宇宙間也。今日讀詩。僅可玩其辭。末由審其音。然辭中亦自有音節。可以玩味。如讀此等詩。便有熙熙皞皞。化日舒長景象。便都是廣大自得和平雍容音節。讀中谷有蕓。蓂楚諸詩。便有狹隘酷烈不可終日景象。便都是疾首蹙額。悲傷迫促音節。故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如讀一國之風。要融會全詩。統觀其風俗之盛衰。政治之得失。讀周南。要篇篇見文王之德化。其序則由家而國而天下。其間夫倡婦隨。上感下應。男女以正。昏姻以時。室家和平。風俗丕變。末以麟趾反復。

此君圍文集

卷二十七解

六

唱嘆歸本于文王后妃之修德。此是何等次第。何等規模。讀召南。全要想文王德化之所及。其間南國之諸侯諸侯之大夫。諸侯之夫人。大夫之妻。下及閭巷婦女。庶邦妾媵。一切昏嫁祭祀征役訟朝廷草野公私之地。莫不革心向化。煥然一新。末以騶虞爲鵲巢之應。與麟趾爲關雎之應。同此又是何等氣象。何等規模。下及變風。亦宜統一國之全詩而熟味之。會通其詞義。卽可以默參其音節。至於王降爲風者。王迹熄也。秦列于風者。秦繼周也。檜之卒章。傷天下之無王。曹之卒章。傷天下之無霸。則亂極思治之意。故以豳風終焉。豳風却不與變風同。前人云詩有南有

風有雅有頌。南二南也。邶鄘以下十二國乃爲風。幽兼風雅頌。幽風則七月篇是也。幽雅則楚茨以下四詩是也。幽頌則思文臣工豐年及載芟良耜諸詩是也。鴟鴞以下乃取周公所自作。與人爲周公作者附之耳。合觀十五國之風。始于二南。終以幽風。夫子之意遠矣。其于治亂興衰之迹備矣。和樂哀怨之音亦悉矣。此讀國風之大略也。

喬木詩全篇精神俱在不可字上。漢廣江永反復唱嘆。不但極言游女之不可求。並文王過化存神上下同流之妙。俱于言外悠然可想。真有遠神。○按說文葦水長也。从水艸聲。方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古韻東冬江陽庚青蒸。此君園文集卷二十七解。

七

本爲一部。不必叶別字也。離騷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是冬通于江也。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顛頷以何傷。是庚通于陽也。人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爲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是陽通于蒸也。三百而後。惟離騷可以繼響。香草喻善。美人比君。皆從葩經化出。厥後宋玉之豔。班馬之香。殘膏賸馥。其沾溉後人者。清新出無窮矣。論者謂國風內有秦詩。無楚詩。若喬木之江廣漢永。非楚詩而何。召南大半皆爲楚詩。不獨江有汜一篇已也。次詩中複句。國風最多。今雖

不能諳其音節。但將詩句作意長吟。愈復。乃愈有味。如後  
吁嗟麟兮。吁嗟乎騶虞。反復流連。俱使人意遠。變風如已  
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有無限慨嘆之聲。其虛其邪。既  
亟。且有無限驚悚之神。期我乎桑中。三句有無限流湏  
淫泆之韻。他如此類。不可勝舉。此所以謂之風。夫風之于  
物。徐徐其來。習習不已。其感物也最神。維詩亦然。雅頌有  
韻之文。皆可入人。而國風獨謂之風者。正以其吟詠之間。  
流連反復。其感人尤易入也。會得風字義。便可與言詩。  
汝墳詩首章。述其未見之憂。次章言其既見之樂。意亦尋  
常。末章乃出人意表。首句憫其勞。如燬句。乃甚言其勞之

此君園文集

卷二十七解

八

無時可息也。三句忽用急轉。末句勉以正義。草野中知有  
王室。則文王服事之忠。可想。閨閣中亦親父母。則穆考懷  
保之仁。亦可想。妙是香口如生。却自大義凜然。閭閻婦女  
解作此等語。此是何等世界。次通篇若融看。首章怒如  
調飢。卽隱含王室如燬意。次章不我遐棄。卽隱含父母孔  
邇意。末章乃總承而申言之。

麟趾詩。雖是興體。然仁厚意。卽從麟趾看出。與螽斯羽之  
比體相類。由趾而定而角。麟之仁在一身。由子而孫。而族  
文之仁及一家。末用吁嗟麟兮。低徊長吟。再三詠嘆。令人  
絀繹不盡。纘緒如武成德如周守文者。如成與康。忠厚貽

謀世德作求。卜世三十年七百。真是聖王之瑞。上二詩言文王之化。漸及天下。此復歸本。言之與關雎篇神迴氣合。想見序詩者照應之妙。次周南十一篇。次第釐然。篇有一文王在內。蓋十一詩皆言其影之正。而其表則在文王也。關雎本后妃始至而言不淫不傷。皆因文王德化所致。葛覃賦成絺綌。言其能母儀天下也。卷耳興思君子。其當羨里七年之囚乎。次乃言其逮下之仁。則爲之歌。穆木次乃美其子孫之多。則爲之歌。螽斯此皆文王之刑于一家者也。次乃由家而及于國。則家道成而人才盛。民各得其所也。次乃由國而漸及于天下。則所過化而所存神。此君圍文集卷二十七解。

九

有孚惠我心也。末乃以麟趾終焉。其家人本于反身之義。乎。關雎以興淑女。乃君子之好逑也。麟趾仁及公族。皆文王之子姓也。小序專美后妃。而不知歸本文王則疎矣。次古者採詩以觀民風。而二南爲房中之樂。並非輶軒所採。乃孔子刪詩。以此爲首者。此聖人所以爲人倫之至也。夫唱婦隨。聖凡同類。讀二南者。其以文王爲我師也可。

讀召南

召非國名。而列于國風之次。是國風雖有正變。實非十五國也。邶鄘併于衛。猶繫其故國之舊名。魏唐皆晉詩。猶仍其始封之初號。遷于幽者。公劉周公作七月之詩。以戒成王。乃謂之豳風。王風卽東周也。不繫之周。而稱王風者。其猶有大一統之思乎。二南之詩。皆歌詠文王之德化。其曰周南者。兼南國而言之也。召南繫之召公。亦所以布文王之政也。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雅謂二雅。南二南也。是二南爲王化之原。固不可與他國之采詩觀風者相提並論也。禹貢以山水分九州。濟河爲兗。淮海爲揚。獨冀州則不

此君園文集

卷二十七解

十

言其界。此王者大無外之義也。岐周始遷。王迹已肇。至文王而三分有二。荆梁雍豫徐揚。喁喁然皆向風慕義。漢廣江永。膏澤同流。麟趾騶虞。遠邇丕變。豈止如小序所云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而謂之風乎。文王分岐周故地爲召公采邑。且使布政于南方諸侯。故謂之召南。甘棠則召伯之循行也。行露則召伯之聽訟也。其餘南國之向化。皆本于文王之德政。周南召南無二本也。鵲巢詩首章。御之男先女也。次章將之女從男也。如是而禮成矣。故末章總曰成之。朱傳謂鵲巢如周南之關雎。采芣如周南之葛覃。草蟲如周南之卷耳。小序謂鵲巢夫人

之德也。采蘋夫人不失職也。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儀禮飲射燕禮合樂三終。周南歌關雎葛覃卷耳。召南歌鵲巢采蘋采蘋然越草蟲而取采蘋。或謂齊詩正義又謂采蘋舊在草蟲之前。此本儀禮言之。且笙歌間歌詩經序皆不紊。此草蟲篇當是後人紊亂其序。卽以儀禮爲斷。亦是從經。否則於其所不知者闕如可也。○次鵲巢詩與關雎對看。於雎鳩見后妃幽閒貞靜之德。於雉鳩見夫人專靜純一之德。淑女爲君子好逑。觀型者仍在文王之子而迎送以禮。不獨諸侯之修身齊家者可見。而文王之刑于寡妻御于家邦者。胥由是可徵矣。二南詩總是對面文章。所

此君園文集

卷二十七

解

十一

過者化。化難名也。所存者神。神無迹也。同流符乎天地。遷善不知誰爲。只將詩句唱嘆反覆。便覺氣象不同。會心者自能意遠也。

采蘋采蘋二詩皆用于以字成調。僮僮之敬。有齊之敬。皆從此看出。采蘋詩尤安詳周密。跌宕淋漓。原其所自。則皆本文王之化來也。左氏傳曰。風有采蘋采蘋。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今以大雅觀之。行葦序云。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也。洞酌序云。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行潦流潦也。簞簞酒食也。所謂潢汚行潦之水也。蘋白蒿也。沼池也。泚

渚也。山夾水曰澗。所謂澗溪沼沚之毛也。水上浮萍謂之蘋藻。聚藻也。所謂蘋蘩蕝藻之菜也。方器謂之筐。圓器謂之筥。有足謂之錡。無足謂之釜。所謂筐筥錡釜之器也。被首飾也。僮僮竦而敬也。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其敬也。采蘋序云。夫人不失職也。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也。采蘋序云。大夫妻能循法度也。祭祀之禮。主婦薦豆實以菹醢。季女能敬。尤可見其質之美也。關雎之詩。序謂后妃進賢以供祭祀。苕菜。按余也。流求也。左右助也。芼。擷也。謂拔取菜。后妃共苕菜以奉宗廟。欲得淑女助而求之。旣得苕菜。尤必有助而採之擇之者。所以哀窈窕思賢才而無

此君園文集

卷二十七解

十一

傷善之心也。如此看。則采蘩采蘋之詩。與關雎之求苕菜以奉祭祀者。敬意若相孚也。風化必有自也。而文王之讎。雖在宮肅肅在廟者。固早有以端其本矣。

草蟲詩首二句布景樸雅

甘棠詩首唱蔽芾二字。便如見召公宣猷布德庇廕生民意。然思召伯而愛及甘棠。何爲不思文王。此所謂王者之民皞皞如乎。次召伯所布者文王之政。斯謨斯猷。我后之德。朗吟詩詞。而文王已在心目間。夫文王之政何政乎。孟子則云。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帝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治岐然。布于南國者亦應如是。于無逸曰。惠鮮

懷保于康。誥曰明德慎罰。此等厚澤深仁。早已淪肌浹髓。望茲甘棠。如見慈父母焉。我王抱視民如傷之隱。篤如保赤子之誠。念窮鄉之僻陋。江漢之修阻。吏或不率不馴。人或不康不若。乃命召伯。式是南邦。循行所至。靡然向風。何由臻斯。王化之先路也。若夫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往來相召。而哀樂繼之。鴻飛遵渚。于汝信處。龍章袞衣。以我公歸。鬱陶乎人思。嗟嘆之不足。只將詩句。反復唱嘆。以爲思召伯也。可以爲思文王也。亦可。

行露詩。朱傳謂女子以禮自守。不爲強暴所污。自述已志。作此詩以絕其人。小序云。召伯聽訟也。竊謂照聽訟看。似此君圍文集卷二十七解。

三

覺更有情緒。首章赴愬也。道閒之露。方濕故畏其沾濡。而不敢早行。已寓遠強暴之意。則賦而兼比也。二三章乃聽訟正位。人有屋而雀忽穿之。人有墉而鼠能穴之。雀本無角。欲穿屋而自矜爲有角。鼠本無牙。欲穿墉而飾詞爲有牙。喻強暴者。譁張爲幻。誑言聳聽。無情者欲盡其辭也。然而召伯則已片言折獄矣。室家不足。此斷獄之讞書也。強暴者既無室家之禮。則女子自不應從其強暴。此皆召伯明慎用刑而不畱獄。故女子得以自全。喜而作此詩也。如此看似更得其實。而文王之克明德慎罰。以大畏乎民志者。亦由此可想矣。



羔裘朱傳謂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卽用小序之說惟小序首句云羔裘鵲巢之功也夫鵲巢之詩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修身以齊其家也身正而朝廷可正矣故在位者皆衣服有常從容自得觀于羔羊素絲可見其奉身之節儉也觀于退食委蛇可見其持躬之正直也于鵲巢見諸侯之爲國以禮焉于羔羊見大夫之敬爾在公焉然其化之所從來者固甚遠矣次羔裘與芣苢詩參看讀芣苢想見其室家無事萬物得所氣象讀羔裘想見其朝廷無事治理清明氣象又與兔置詩參看今日之干城卽他日之虎豹熊羆也然在文王時第養晦此君園文集卷二十七解

十四

于中林而已此委蛇退食亦作如是觀。殷其雷小序云勸以義也與汝濱詩參看。次朱傳謂南國被文王之化婦人以君子從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詩。夫君子于役婦人思之乃是常情何必被文王之化始能如此朱傳之意含而未伸惟如小序勸以義之說則句句靈活有無限風誘之神矣。殷其雷雖是興體惟雷雨之動滿盈正君子展布經綸建侯不寧之時豈可懷安宴息遽興曰歸之思乎莫敢或違莫敢違息亦有震來虩虩不自遐逸景象其不敢者何也蓋凜然于大義之無可逃耳。小雅曰畏此簡書畏之云者卽此不敢之心之所積也如

是則不可以言歸矣。然而望其歸者人情也。故又勸之曰：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振振者信厚之稱也。信則無欺，君之心而食其祿者，忠其事也。厚則篤愛君之誠，而諮于善者無不周也。詞則祝其言，旋意則勉其敬事。吾于斯而知詩人之善爲說辭也。王事旣憂，其靡盬。琴瑟又欲其靜好，發乎情者，念已摯矣。而勸以義者，誼更深焉。恐天下能言之士不能如斯之詳勉而懇至也。是參看序說而朱傳之意乃更顯。則小序殆不可偏廢也。

標有梅與桃。天詩參看。彼是昏姻以時。此是懼不及時。然其懼不及時處。正是以貞信自守處。若不能以貞信自守。此君園文集卷二十七解

十五

則無容有不及時之懼矣。此妙可思。次其實。三兮迨其。今兮古韻。侵覃鹽咸本爲一部。以二南論之。黃鳥于飛。其鳴喈喈。支微齊佳灰五韻爲一部也。漢廣不可泳。江永不可方。東冬江陽庚青蒸七韻爲一部也。白茅包之。吉士誘之。蕭肴豪尤四韻爲一部也。維絲伊緝。平王之孫。眞文元寒刪先六韻爲一部也。魚虞歌麻部相近。而收聲亦同。故四韻可以通用也。歷觀全詩。可以見聲氣之元。歌樂之用。古人之所以協律同文者。隨在皆有明徵也。

小星詩以在東在公呼應興起。末以實命不同單句壓住。頓挫極佳。含蓄無窮。中有顧影自憐意。有喜出望外意。有

感激意有安分意。次長吟實命不同句。可消人多少不平之氣。不獨妾媵然也。次小星詩與樛木參看。同一逮下不妒。同一妾感其德。乃樛木則歡欣悅暢。形骸兩忘。覺太和元氣萃于一門。鼓舞焉而不自知。小星則感夙夜勤宵征。衾裯齊邀。切切然以義命自安。蓋猶有相形見絀之餘思焉。化固有淺深之別。地亦有遠近之分。而其漸被于文王之德化則一也。

江有汜。頓挫亦佳。言江且有汜矣。之子歸乃不我以。然始雖不我以。而其後也亦悔矣。次章其後也。處則得其所安也。末章其曠也。歌則得其所安而樂也。

此君園文集卷二十七解

六

野有死麕。頓挫尤妙。言野有死麕。尚白茅包之矣。况有女懷春。而吉士可誘之乎。次章言林有樛櫟。野有死鹿。尚用白茅純束矣。况有女如玉。而乃以非禮誘之乎。末章乃述其拒之之辭。三句要重讀。緩讀。正容莊色讀。逐句頓讀。首句言舒而脫脫兮。令其以禮義自審也。蓋人躁進則多妄。徐審之則能知止矣。次句無感我脫兮。甚言其不可犯也。末句無使虜也。吠甚言其不可近也。上二章妙于委婉。末章又妙于嚴厲。然嚴厲中又有溫厚和平之氣。此風人之所以爲妙也。

何彼穠矣。小序美王姬也。王姬下嫁于諸侯。車服不繫其

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朱傳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全從肅雝二字看出。次此詩亦類桃夭。但宜字下得深穩隱秀。肅雍字較平實。

騶虞詩與麟趾相類。騶虞爲王道之成。只將喻意渾淪唱嘆。自見得元氣盈宇宙。太和在兩間。諸侯之仁在內。文王之仁亦在內。二南得此二詩收束。真是點水不漏。却是不著一字。儘得風流。與關雎鵲巢相應。在有意無意之間。

又讀論語鄉黨篇前十六節。每節畫出一時字榜樣。至末不用正點。却借雌雉閒唱。嘆令讀者神往。情移。倘恍不盡。與麟趾騶虞二詩意象正同。

此君園文集

卷二十七解

七

次二南詩以畫品論類。皆烘雲托月之法。主筆在月。從雲著色。而月乃益顯。淺而言之。如畫一樹相似。文王則其根也。文王之由身而家而國。以漸及于天下。如樹之由根而幹而枝。以遞及于葉也。周南是樹之正身。召南其樹影也。樹之身正。故所照之影無不正。文王之化隆。故化之所被者亦無不隆也。夫繪水者繪其聲。繪火者繪其熱。繪文王者繪其德。所過化也。所存神也。上自宮闈朝廷。下及閭閻婦女。細及草木禽獸。處處著色。節節細描。合而觀之。眞一幅成周太和圖也。

此君園文集卷二十八

臨津 吳名鳳 雲程

解二  
讀邶風

朝歌之北爲邶。南爲鄘。東爲衛。皆殷舊治。後邶鄘地入衛。其詩亦皆爲衛事耳。邶風十九篇。綠衣燕燕日月終風。皆莊姜詩。擊鼓怨州吁之用兵。碩人閔莊姜之無子。何非惑于嬖妾者階之厲乎。雄雉苦菜。皆刺宣公。新臺鳥獸行。乘舟原隰。哀至于鄘風。牆茨借老桑中。鶉奔世族相淫。倫常乖舛。爲狄所滅。固其宜也。乃宣姜與頑。非匹偶而相從。而

此君園文集

卷二十八解

一

所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又皆賢淑。此何說也。定之方中。文公再造。百姓悅從。國家殷富。蠨螋相鼠。干旄皆美文公。以道化民。風俗丕變。賢才聿興。載馳爲許。穆夫人所作。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攘狄廬漕。固早籌及于強齊矣。木瓜之圖報。尙幸天下之有霸也。計邶詩十有九。鄘與衛各十。其中言莊姜之詩六。宣姜淫亂。及文公再造之詩十有四。嫡不見答。妾寵子驕。所以有弑君篡國之慘。淫而不父。內亂滅倫。所以有亡國敗家之禍。以是知二南之修身齊家。移風易俗者。非偶然也。夫子刪詩。有德者固可以爲法。淫亂者亦足以爲戒。故風有正變。而其垂世立

教之意則一也。次讀二南詩。是何等景象。纔入變風。便氣味迥別。序云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二南是以文王爲本。故朝野莫非治象。降至變風。其本亂矣。故朝野亦多亂象。聲音之道與政通。信然。

柏舟詩序以爲仁人不遇朱傅以爲婦人不得于其夫。要之離騷以美人比君。則夫婦君臣。其義一也。關雎得夫婦之正。居正風之首。柏舟處夫婦之變。居變風之首。故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也。首章言柏舟末章言日月正意俱藏此內。中但寫其隱憂之況。其用開筆處最妙。如隱憂句下。忽颺開曰。微我無酒。以遨以遊。次章既窮于所愬矣。三章忽歷歷自反。可以無闕。此皆善用開筆處。正是其憂不可解處。悄悄四句。是正面寤擗有標。狀憂之貌也。如匪澣衣。狀憂之心也。不能奮飛。則以義命自安耳。此變風發乎情而止乎禮義者也。次詳味詩意。當以小序仁人不遇小人在側之說爲長。飲酒遨遊。非婦人之事。威儀棣棣。非婦人所宜言。若指愠于羣小。謂見怒眾妾。則更俗淺不似矣。劉向列女傳以爲衛宣夫人。而所上封事。則解之曰。小人成羣。亦足愠也。朱註孟子亦曰。衛之仁人見怒于羣小。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論語集註乃朱子晚年所定。吾特從其晚定者。

嗚乎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斯言豈不誠然乎哉  
文王刑于寡妻故后妃逮下百男嗣徽莊姜不見答于莊  
公故美而無子妾寵庶驕弑亂之禍數世未已以此知風  
自火出家人之義皆反身之謂也綠衣嬖妾上僭夫人失  
位故莊姜作詩以自傷燕燕則莊公已卒子完被弑而戴  
嬖遂大歸于陳矣日月終風二詩次于燕燕之後應照序  
說遭州吁之難而言語意更順擊鼓則怨州吁之用兵暴  
亂也二南之化和氣盈門麟趾螽斯家有餘慶莊公一惑  
于嬖妾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王化不信起于閨門乎

讀綠衣詩嬖妾之上僭由于莊公之暴惑便知南有樛木  
此君圖文集卷二十八解

三

不是專美后妃並小星江有汜諸作亦不是美南國之諸  
侯三章云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此綠之所以僭而爲衣而  
絺綌所以愈覺淒其也據碩人詩莊姜有德有色何以  
終不見答蓋莊公爲人狂蕩暴疾而姜則以正靜自守觀  
綠衣詩再言我思古人燕燕詩美仲氏之塞淵淑慎日月  
詩怨莊公之逝不古處此所以與謔浪笑傲者不相合也  
而莊姜貞淑之德亦于茲可想抑猶聞二南之風而興起  
者乎

日月終風二詩當以序說爲長乃如之人謂州吁也胡能  
有定言州吁狂蕩暴疾阻兵安忍不能定其位也左傳厚

問定君子石子。其時州吁弑立。岌岌乎有難定之勢。故此詩四章。皆曰胡能有定也。綠衣之詩。夫人失位。但思古人。不忍斥言莊公。燕燕之詩。國遭弑立。猶惓惓于先君之思。豈于此而直斥莊公爲乃如之人。德音無良乎。直詈莊公。爲終風且暴。謔浪笑傲乎。若指州吁。則爲母子。詞意皆順。而于母道亦無虧矣。詩經夫子刪定。前後次序不容紊亂。吾故從經而不從傳。再詩言日居月諸。照臨下土者。卽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之意。戴嬀歸陳爲內應。以石厚餌州吁。石碯與陳謀殺之于濮。此姜莊之深心也。仲氏之塞淵。可信任也。而州吁猶夢夢不寤也。固天奪之。此君圍文集卷二十八解

四

魄而病狂喪心者矣。擊鼓序云。怨州吁也。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左傳稱州吁好兵。讀詩首二句。好兵之狀如繪。但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州吁未能和其民。致使喪馬林下。繫心閨中。上下異心。難以濟矣。次末二章。怨思殊深。顧同此情也。出自下則爲怨。畔出自上則爲仁。愛此東山。杕杜諸詩。先王能善體人情。人所以樂爲上用也。

凱風詩序以爲七子能盡孝道。以慰其母而成其志。諷諫意渾然不露。全是一團仁孝誠敬之心。孟子曰。小弁之怨。



親親也。親親仁也。凱風之不怨亦如此。大言之。卽虞帝之負罪引慝。此心也。推言之。卽文王之臣罪當誅者。亦此心也。

雄雉詩。思君子也。末忽代謀其德行之賊。愛之正所以思之也。

匏有苦葉。序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夫人謂夷姜也。公不應上蒸父妾。夷姜不應犯禮求公。故並刺之首章。匏未可用而渡處方深。卽欲濟焉。亦當量其淺深之宜。公奈何犯禮而蒸于夷姜乎。次章灑水滿也。濟已盈矣。鷺雌雉也。牝且鳴矣。乃濟盈而反以爲不濡軌。雉鳴而反求

此君園文集

卷二十八解

五

其獸之牡。外內亂而鳥獸行。夫人奈何以庶母而淫亂于其子乎。三章言遵禮之士昏姻以時。可以國君而犯禮乎。末章言守禮之士不從舟子。况以女而反求男乎。朱傳謂泛刺淫亂之詩。以序說無可依據也。然曰雉鳴求其牡。則序說固已微而顯矣。

谷風六章。皆述逐婦之詞。宣姜有寵而夷姜縊。是以其民化之。而谷風之詩作焉。通篇以德音莫違句爲骨。夫重色所以棄。已有德所以悲。治家之勤。睦鄰之善。安貧周急。皆德中事。奈何喜新棄故。阻我德而比予毒乎。辭意委婉。曲暢且多。見道之言。可以怨矣。

式微之詞憤激。旌邱之詞委婉。

簡兮詩傳以爲輕世肆志。蓋以前三章自譽自嘯。玩世不恭。如東方生之吏隱也。末章忽露用世之思。畢然遠想。乃愈見前三章頓挫之妙。西方美人。宛然用我。東周芻襟。美人西方。亦與誰能。宗予同慨。其儀封人之流亞。與荷蕢之果不足道也。次前三章章四句。末章獨六句。此其音節之妙也。榛苓美人。寄懷幽渺。此屈原離騷之祖。末二句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只就西方美人句。略一倒換。便有無限遠神。

泉水載馳。竹竿河廣四詩。皆衛女思歸之止于義者。泉水此君園文集卷二十八解

六

之。昨牽過臻。亦與馳驅歸唁者相類。然載馳則憫宗國之傾覆。故憤激之思。不同于泉水之委婉也。竹竿之遠莫致之。若與誰謂。宋遠相反。蓋旣出則與宗廟義絕。故激切之音。不同于竹竿之處常也。

北門忠臣。北風智士。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

新臺鳥獸行。至乘舟。遂以淫禍殺其子。後致惠公奔齊。懿公滅衛。幾以淫禍覆其宗。楚平王納太子建之妻。遂至殺建及奢。卒有入郢鞭尸之禍。唐元宗納壽王之妃。遂至祿山陷兩京。上皇幸西蜀。幾失天下。古今一轍。是謂女戎。

讀鄘風

鄘風十篇。以文公中興爲主。柏舟節義。與邶風之首柏舟同。故以爲冠。牆茨偕老。鶉奔三詩。皆刺宣姜。桑中則淫亂。徧及世族。上下宣淫。不可以爲國矣。此所以有狄滅之禍也。定之方中。文公建國。創業垂統。是中興規模。螻螻相鼠。皆文公誥誡臣民之詩。干旄。美文公之臣能好善也。載馳。乃衛女之嫁于外者。故附于末焉。

柏舟詩。首四句。以彼與此。中用單句。勁語橫盤。有頓挫。有音節。有精神。有力量。直是斬釘截鐵。末二句。又委婉入情。凡能守節者。必能盡孝。節則凜若秋霜。孝又藹如春日。此此君園文集卷二十八解

七

眞可爲變風之冠。又可爲千古以來節孝之祖。

牆有茨。嘻笑之詞。甚于怒罵。夫子爲政。以正名爲先。故君子名之。必不可言也。言之。必不可行也。我以爲君。我以爲兄。既託爲惠公之言。以刺其名之不正矣。名不正。則言不順。其可以中菁淫穢之行。出諸口乎。籛籛口柔。戚施面柔。形容淫而不父之醜態。千載如生。鶉奔相偶。鵲彊相隨。形容上蒸下淫之穢行。肺肝如見。此詩蕪藜應除。中菁難道。又是絕妙形容。詩人眞善于立言者。

偕老詩。諷刺絕妙。首章言宣姜不稱其服。以不淑。句點醒。云如之何。妙極含蓄。下乃歷言其翟衣如何。展衣如何。髮

如何瑱如何。掃如何。揚且之哲如何。揚且之顏如何。疑爲  
天帝。贊爲邦媛。活畫出一妖淫婦人。嬈嬈娜娜。娉娉婷婷。  
句句是子之不淑。却句句含蓄不露。以爲蘊藉。蘊藉之至。  
以爲刻毒。刻毒之至。

桑中詩。其聲之淫在數矣字。

鶉奔詩。設爲惠公之言。妙想。

定之方中。是一篇大文章。與大雅公劉詩相參。通首以塞  
淵二字爲根。塞者誠也。誠故綜理周詳。淵者深也。深故規  
模遠大。定之方中。順天時也。揆之以日。相地勢也。作于楚  
宮。作于楚室。盡人事也。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上  
此君園文集卷二十八解

八

以供祭祀之用。下以爲教民之資。興禮舉樂。理明治幽。皆  
繫于此。不但十年之計。樹木已也。次章本其經營之始  
而言。升虛以望。覽一國之形勢也。景山與京。正城市之方  
位也。降觀以察其土宜也。卜吉則謀及元龜也。事事周密。  
故至于終而果獲其善也。公劉詩逝彼百泉。瞻彼溥原。  
覽其下也。乃陟南岡。乃覲于京。望其上也。此升彼虛矣。四  
句降觀于桑。只一句錯綜入妙。末句終焉允臧。卽所謂廬  
處言語于京斯依者也。末章營建以後事。所謂要其終  
而言之靈雨。旣零四句。循行阡陌。勸課農桑。卽公劉所謂  
以如是之容服。親如是之勞苦。見厚民之至也。末三句推

及于戎馬富強亦公劉其軍三單幽居允荒之意。要想衛從前是如何光景。桑中淫亂。北門蕭條。涼風雨雪。氣象愁慘。今則風雨和會。民物阜安。卑服卽田。勸農務本。總因文公有愛民之誠心。有開國之遠慮。故于人則勞民勸相。旣庶旣繁。于馬亦休養生息。斯臧斯作。左傳所謂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卽此詩之實錄也。

蝮蝮序云。止奔也。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首章莫之敢指。賤之也。次章崇朝其雨。惡之也。甚言淫亂之爲害也。末乃數其罪而斥之曰。乃如此淫奔之人。

此君園文集

卷二十八解

九

也。徒懷彼昏姻之欲也。是大無貞信之節也。是不知天命之正也。四也字接疊而下。想見怒目戟手深惡痛絕之狀。蓋衛以淫亂滅國。人心思懼。故力懲其前日之失。如此相鼠序云。刺無禮也。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者。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此及前篇。皆有當頭棒喝之神。干旌序云。美好善也。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由郊而都而城。正見好善之誠。無所不至。末句何以昇之。是從對面一託。意固不在姝子也。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末章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宋桓公逆衛于河。齊桓公封衛于楚邱。不出夫人所料。

讀衛風

衛風十篇冠以睿聖武公之詩。其猶有文王康叔之遺風乎。竊疑邶鄘衛皆有莊公宣公之詩。何以一事而分屬三國。如謂採詩各有其地。則衛風曰瞻彼淇澳。邶風亦曰芑彼泉水。以流于淇。鄘風亦曰送我乎淇之上。何以邶之篇十有九。鄘與衛之詩各有十乎。夫子于詩三百篇皆絃歌之。則聲音或有不同。此在今日已無可考矣。

淇澳。美武公之德也。武公三詩。一入小雅。一入大雅。此列于國風者。以國人所作也。武公耄而好學。日求助于國人。誓御旅賁。師工矇眴。皆得進諫。國人日與相親。沐浴既久。此君園文集卷二十八解

十

遂不禁。瞻菜竹而反復流連。曰。何可一日無此君耶。其義大學備矣。次章卽其服飾之尊嚴。以形其德之盛也。末章言其學問之精純。生質之溫潤。並其動容中節處。以美其德之成就也。要皆不出有斐二字。卽序所云有文章也。

考盤詩。體會寬字。邁字。軸字。乃易之所謂肥遯者。

碩人序云。憫莊姜也。莊姜有貞靜之德。今乃歷敘其族媵之盛。不已俗乎。且豔稱其姿態之美。不已褻乎。不知此皆爲莊公言之也。莊公惑于嬖妾。使驕而上僭。諷之以德。固不入也。故轉就俗情。作意鋪張。言眾妾有如此之貴族乎。嬖妾有如此之美豔乎。其始至也。亦常如此備禮乎。其外

援有能如此之強。其妾媵有能如此之盛乎。對俗淺人說俗淺話。故其立言如此。如此而猶不見答。在莊公爲不可解。而在莊姜爲大可憫矣。次巧笑倩兮二句。極丰神。畫所不及。大夫夙退二句。極蘊藉。筆所難顯。次詩意在諷刺莊公。却通篇含蓄不露。讀者當領取其弦外之音。按詩人之妙。能寫人情所欲言。更能達人情所難言。有意在言外。含蓄不露者。有所言在此。而意在彼者。有本欲刺之。而故陳其美者。有無中生有。而曲暢其情者。有難于直指。借他人之言。假他人之事者。此等惟國風最多。小序云。風風也。風以動之。又云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此君園文集卷二十八解

防閑其母。反侈言其技容之美。皆令人想見其言外之妙。緇衣好賢。推及于適館授餐。巷伯惡讒。推及于有北豺虎。以及杕杜之飲食。白駒之繫維。葦葭之秋水。一方朔洞。從游皆是海市蜃氣。空中結成樓閣。若斯于幻。及于熊羆。虺蛇牛羊。幻及于眾魚。旒旒皆是。卽景生情。善頌善禱。大東幻及于織女牽牛。長庚天畢。甚及于南箕之喻舌。北斗之揭柄。更覺列宿在宵。奇麗絕倫。鶉奔代爲惠公之言。碩鼠託言食苗而去。鳴鴉貽王。通篇只作鳥語。七月陳王業之艱難。只言幽土風民俗。而祖宗之樽節愛養。創垂無逸。悠然可想。東山杕杜。諸詩勞歸士。卽代述其室家之情。四牡此君園文集卷二十八解



士每于正面作十成死語者。直不學詩之過耳。

氓敘次疎宕。未章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可當座右之銘。

荻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形容全在末二句。

河廣意在言外。非以宋遠而不能往也。其情可想。

伯兮詩看誰適爲容。句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己者。容髮

亂而不肯爲容者。以夫在外。別無所主耳。然則士之懷才

抱異。不能遇主于巷。以至于蓬蓽而行者。可勝道哉。

木瓜序云。美齊桓公也。衛有狄人之敗。出廬于漕。齊桓公

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欲厚報之。而作是詩。

本是無可以報。乃設言木瓜瓊瑤之至不相等者。以報之。

此君園文集卷二十八解

三

已是極力形容。末二句再追進一步。言卽有瓊瑤之報。亦

不足以罄其所思。惟覺此好永永無已耳。口角津津。低徊

不已。真妙筆也。次子貢傳。朋友相贈賦。木瓜。子曰于木

瓜。見苞苴之禮行焉。蓋五倫中惟朋友可言報施。但友旣

先施于我。則我所以報之者。宜從其厚。故設瓊瑤瑤玖以

喻之。然朋友之交好也。以心。苟曰我已報其施矣。則此好

亦遂已矣。故急用轉筆。曰匪報也。永以爲好也。覺報施猶

是俗情。惟此金蘭之雅。久而彌敬。相好之誠。有非外物所

能盡者。承筐是將。期于好我。彤弓之錫。覘以中心。胥是義

也。文章之妙。在轉筆。在進步。此詩之妙。不必復贅矣。將

仲子詩既曰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下忽轉曰豈敢愛之  
乃畏人之多言耳忽又轉曰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  
也讀之覺波平波起頓折生姿此轉筆之妙也大東詩人  
窮呼天怨及南箕之不可籟揚北斗之不可浥酒漿已爲  
無聊之極思矣下又忽作進步曰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  
北有斗西柄之揭並天亦似助紂爲虐者真乃匪夷所思  
此進筆之妙也東山詩末章言室家新昏之樂至末忽轉  
開一筆曰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使人舞蹈流連而不能  
已妙不可言夫山平則無勢水平則不流武夷所以引人  
入勝者以其曲也黃河由積石而北轉又東至梁山乃折  
此君園文集卷二十八解

而南至華陰更折而東過洛汭至大伾復折而北奔騰萬  
里遙遙不能休者亦以其曲也若平直瀉去則立涸矣文  
章之妙亦猶是耳善轉則不窮善進則入裏他如開筆宕  
筆烘托之筆唱嘆之筆假借之筆隱約之筆在人隨地領  
取要知正面上無甚好文章卽景可以生情有情亦可以  
生景文人之心九天九淵原可無所不至也記西廂一  
曲云將來的酒共食嘗著是土和泥假若是土和泥也有  
些土氣息泥滋味夫以酒食而擬之土泥其離情之苦食  
不下咽已難堪矣下更追入一步乃更土泥之不如此妙  
可參

讀王風

孟子曰王迹熄而詩亡。謂雅詩亡也。二雅所載。或天子燕饗諸侯。或大臣陳善于君。其政令皆及于天下。卽如幽厲政教紊矣。而家父芮伯召公凡伯等。猶陳祖功宗德之遺。以諷諫其君。則猶有先王之遺風焉。故皆謂之雅。東遷以後。國勢衰微。號令不及于天下。其詩皆國中之人。憂思感憤之作。及男女淫奔之詞。實與列國無異。故降而爲風。非夫子刪詩始降之也。

黍離憫宗周也。乃箕子禾黍麥秀之遺。通篇亦只六字不同耳。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末句此何人哉。追怨覆周之人。蓋無可歸咎而歸之于天也。其旨遠矣。

此君園文集

卷二十八解

十五

君子于役頓挫極佳。首言君子于役不知其期。下忽用單句接云曷至哉。便覺頓挫獨出。下又借物類作開筆。曰雞且棲于時矣。日之夕矣。牛羊且下來矣。而君子乃于役而不歸焉。如之何勿思哉。次章苟無饑渴。則憂之深。愛之切。而思之極也。

君子陽陽序云憫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與簡兮之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者相似。其樂只且言。道旣不行。聊且樂此而已。言外亦有西方美人之想。揚之水序云刺平王也。喻意在各章首二句。彼其之子。古

註指鄉里。歐陽程蘇指諸侯。仍遵朱註指室家說爲優。不與我成者不能來與我成也。所以思之而計歸期也。中谷有蕓閔周也。首章閔其艱難。次章諒其不幸。末章則安于義命而已。亦所謂止于禮義者也。

兔爰序謂桓王失德。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指周鄭交質。繻葛之戰而言。鵲巢鳩居。得其配也。魚網鴻離。非其偶也。兔羅雉離。則與小人以奸狡而幸免。君子以耿介而獲罹耳。尙寐無咎。忿激至矣。其時朝廷尙可問乎。

葛藟詩敘流離失所之象極慘戚。

此君園文集卷二十八解

十六

采葛序云懼讒也。彼謂君也。葛性善于扳附。蕭艾皆蕪穢之物。以喻小人也。言葛本易附。而彼復采之。小人本善媚悅其君。而君復近之。故賢者懼其讒間之生。而一日不見如三月三秋之久也。蓋小人嫉正。必欲擠之于外。而佞人在側。賢者亦必難自全。故其憂思之深如此。忠君愛上之誠。與憂讒畏譏之意。一齊迸露。

大車詩既曰畏子不敢。畏子不奔矣。末章乃指日爲信。盟山誓海。摹寫叔季之民。免而無恥。情景入骨。

邱中有麻。序云思賢也。毛云子國于嗟。父鄭云著其世賢。孔疏毛時書籍猶多。或有所據。朱傳則以爲婦人望其所。

與私者而不來子嗟子國皆爲姦夫一婦人將私幾男子乎。且疑復有與之私而留之者。一男子將淫幾婦人乎。如此淫蕩而夫子猶列于三百之中。人之稱是詩者。其謂之何。

讀鄭風

鄭風小序惟緇衣美武公爲朱傳所取。下皆以爲淫奔之詩。如序說則仲子以下三詩刺莊公。清人刺文公。羔裘雞鳴亦皆刺今而思古。有女同車以下皆刺忽。或刺亂。若並無淫奔之詩。然中有牽強費解處。朱傳又似太空轉覺蕩而無味。鄭聲之淫淫乃在聲不可盡以辭害志也。若風雨此君園文集卷二十八解

青衿二詩則小序之說。卽朱子常引用之矣。

緇衣好賢。惟各首句宜字好字。蕭字含德稱其服之意。下皆極言其好賢之事。改衣適館授餐。不必呆作實事。直是無可形容。假此以寫其愛慕之情耳。上二句一韻。又字一折。下二句一韻。還字一折。要逐句頓斷看。又要一氣相承。看逐句看見其好賢之周。相承看見其慕德之無已。合三章讀之。句句頓挫。筆筆鼓舞。深情一往。真覺言有盡而意無窮也。

仲子詩媚絕。其詞若歷卻之。其意實深許之。豈敢愛之。何等情款。仲可懷也。何等親暱。末句亦可畏也。小語私囑。深

情纏繇。此非禁之勿來。乃令其慎密耳。媿娜百折。眞有三眠三起之妙。次可懷發乎情。可畏止乎義。兩也字遲聲。以媚蕩漾生姿。讀舒而脫脫兮三句。便覺大義凜然。使人心冷。讀仲子詩。便覺媚媚百出。使人熱中。兩叔于田。田獵飲酒。馳馬試劍。一輕佻無謀之愚公子耳。非有深謀遠慮如曲沃之爲也。乃莊公必縱而待其死。豈不可惡。次讀左傳。見莊公之深狡。讀詩。見叔段之輕佻。左氏鄭志二字。自是誅心之論。

清人詩。各上三句。極言軍容之盛。而乃令其翺翔焉逍遙焉。作好焉。此非刺高克之無節制。乃刺文公之棄師爲可惜也。故春秋書曰鄭棄其師。

此君園文集卷二十八解

十六

羔裘。美大夫首二章。言其氣節。末章。美其文章。舍處也。淪變也。言能安處其所守之正。而有道不變塞。無道不變節也。對上如濡二句看。次章。司主也。言直節可爲一邦之主也。對上豹飾孔武看。彥者士之美。稱爾雅美士爲彥。對上三英句看。次子貢傳以爲美子產。當時如世叔美秀而文。子羽善爲詞令。皆有可嘉。然必如子產行已恭。事上敬。養民惠。使民義。外禦大國。內擊強宗。其詞令文章。尤足以輝映乎四鄰。庶于此詩所稱無愧耳。次召南羔裘。美大夫之節儉正直。與此相類。然彼處但詠歎其衣服有常。從

容自得。便可想見文王之化。治理清明。朝廷無事。景象蓋聖世。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不待如此之特筆稱贊也。若此詩所美。特狂瀾中之砥柱焉耳。

雞鳴開端二句。便有無限警悚之神。湯之檢身不及也。曰昧爽不顯。周公之兼三施四也。曰坐以待旦。宣王之中興也。問夜如何。衛文之再造也。星言夙駕。自古聖賢憤發有爲。無不于雞鳴昧旦而孳孳者。賢女佐夫成德。特與開端叫破。奚啻清夜鐘聲。下乃歷勉其弋鳧。親仁賢。切切詳勉。惓惓到闈閣中。如得良友。嗜其賢乎。琴瑟二句。韻絕妙在靜好二字。次女勉士以弋鳧與鴈以射者。男子此君園文集卷二十八解

十九

所有事也。衛文中興。建國樹木。但曰爰伐琴瑟。子游以禮樂教民。而武城聞絃歌之聲。想見三代局面。與後世不同。次末章雜佩報友。是閨中大學問。陶侃母截髮畱賓。遂使其子顯名。頗得此意。

有女同車。詩中指出彼美孟姜。序說刺忽。似非無據。

擗兮詩。風其吹女。風其漂女。大有縹緲之致。從小序刺忽說。則爲衰弱危墜之象。從朱傳淫辭說。則以擗風吹卽至興。下句倡予卽和耳。但以女目擗中有人在。今但作意長吟之。覺一往自有深情。序與傳且置。

狡童蹇裳。諸詩從小序。則似輕狂失禮。從朱傳。又似蕩而

無味。竊謂詩人託物起興。自當以意逆志。榛苓思文王。乃奇懷于美人。芄蘭刺惠公。亦借端于童子。詩人意在刺忽。而有不便于顯言者。乃託爲淫奔之詞。以諷之。所謂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也。朱傳則解其文與辭也。序說則指其意與志也。

風雨序云。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也。風雨晦冥。乃亂世晦冒。否塞之象。雞鳴出于天性。以喻君子之不改其度也。意極深至。韻極高雅。並無淫褻之意。

青衿序云。刺學校廢也。學校不修。生徒分散。此畱者責去者之辭。末章。佻達無儀。學其荒矣。故不見而念之深也。

此君園文集

卷二十八解

三

揚之水序云。憫無臣也。有撫時感事。式微之慨。有推誠相與。機警之神。令人尋味不盡。解作淫者相謂。便索然無味。出其東門。宜從朱傳。序云。憫亂義涉牽強。

野有蔓草序云。思遇時也。有美一人。君相師友。都在內。

溱洧詩蕩極。其媚處在且往觀乎句。首四句呼應興起。女曰觀乎。趁勢一逗。士曰既且一折。且往觀乎。一轉洧之外。二句一申。如是而士女復往矣。然不徒往也。則伊其相諶焉。相者倡之。次章將諶。則和之也。且不徒相諶也。更贈之以芍藥焉。贈藥與上秉蘭。相映成趣。敘其地。述其言。寫其事情。中有景。景中有情。是一幅著色寫意畫也。



此君園文集卷二十九

臨津吳名鳳入雲程

解三

讀齊風

季札觀樂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此審音而知其然耳今即齊風十  
一篇讀之雞鳴賢妃夙夜警戒其猶有敬勝忘義勝欲之遺風乎還與盧令皆以刺荒此尚父鷹揚之餘烈開國時尊賢尚功之貽謀也至于著不親迎禮教衰矣姝子在室淫風行矣雄狐以下諸詩與春秋之書夫人姜氏會齊侯此君園文集卷二十九解

者同一斧鉞之誅焉其垂戒之意更深矣

雞鳴思賢妃也賢妃當夙興之時心常恐晚故以雞鳴東方再三告于君也然必待雞鳴而始告猶未足見其警畏之心故復用進筆一托曰匪雞則鳴也乃蒼蠅之聲耳夫蠅聲雞鳴原自不同總因賢妃恐晚故聞其似者而以為真雞鳴是正告却是幻景因蠅聲幻出雞鳴因月出幻出東方因憶朝盈朝昌並幻出會且歸而貽子以憎通篇布景皆在虛際蓋欲寫其警畏之心故為是憑空結撰之筆若認作實事看如嚼蠟矣蓋詩者思也要令人言外可思風者諷也花開草秀皆含風姿然不可執是為風也而風

亦寓乎其中。此詩刺齊君之荒淫怠慢耳。乃陳賢妃警戒相成之道。已是對面寫照。因思賢妃而代述其言。且並註其以似爲真。爲加倍形容之法。不特意曲。筆亦深峭。不然蒼蠅之聲。豈似雞鳴。君未視朝。安有曾且歸矣之理。故說詩者貴以意而逆志。不可以辭而害志也。次警畏之神。尤在數矣字中領取。次同夢句。看似昵而戀之實則促之使速起也。

還詩與盧令同。皆飛揚誇詐之習。秦風駟鐵無衣諸詩。與此相近。鄭風雨于田詩。便覺狹小。隨地頭看。自是不同。若兔置駒虞諸詩。便是宇宙太和氣象。車攻吉日諸詩。便又

此君園文集

卷二十九解

二

是中興振作氣象。蓋一斑可窺全豹。卽如此詩。以便捷輕利相稱譽。便想見齊國風俗從獸無厭急功尙利。與崇尙禮教信義者迥別。序以爲刺荒言齊君好田獵。國人化之。遂成風俗。是不必待內政軍令之寄。已是霸國習俗。故此詩斷是齊風。想管子後日。亦只因其勢而利導之耳。首句重唱子字。末句歸注我字。中間以相遭並驅串遞而下。讀之覺耳後生風。鼻端出火。如見方山子怒馬射雀時。著詩刺不親迎。設爲新婦之詞。句字嫩峭。香口如生。甫田詩前二章言躡等之無益。末章言循序之有成。三章皆比。如易之卦爻。設象盡意。無所不包。內而聖功。外而王

道大而家國天下小。而日用事物。卽下至求功名者。求富貴者。皆可意會。朱傳謂以戒時人厭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將徒勞而無功。意最渾涵。序則云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由此推之。如齊宣之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撫四夷。盡心力而爲之。卽所謂田甫田也。而興甲兵。危士臣。以構怨于諸侯。非所謂驕驕之莠乎。若由不忍之心推之。察識擴充。以至于保民而王。則所謂由總角而戴弁。可以循序有成者也。推之聖學。亦莫不然。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勿忘有事。勿助苗長。用力既久。豁然自通。但長吟詩詞。自覺言近。

此君園文集

卷二十九解

三

指遠。意象活潑。蓋天下虛願不至之人。皆天下大愚不靈之人。故須掃盡妄想。乃可腳踏實地。亦如孟子之告齊宣。須先去其大欲。告以仁政。方可入耳。此詩首二章。用四無字。當頭棒喝。如涼水澆背。熱念俱冷。末章乃婉曲誘之。示以積小高大之意。不是教人務近小。正深示以遠大之方。中庸由兄弟而推及父母之順。最善會遠邇高卑之意。此詩末章。亦如此體會。但通篇皆罕譬而喻。不犯正意。自是詩裁。所謂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也。南山刺襄公。載驅刺文姜。傲筍猗嗟。皆病魯莊。如雲如雨。如水絕妙形容。發夕豈弟。翱翔遊翔。摹繪入骨。猗嗟詩更。

極含蓄。只歷贊其威儀技藝之美。而其所不足者不言可知。最得風人之旨。國語智果贊智瑤有五美。而獨患其不仁。國策謂齊王先君好馬。而王亦好馬。先君好狗。而王亦好狗。先君好色。而王亦好色。先君好士。王獨不好士。其筆妙皆似從此脫胎。借老詩猶直指其不淑。碩人詩亦可顯言不見答之意。獨此詩以猗嗟二字發端。中以展我甥兮。微示其意。愈稱贊愈令不堪。毒極妙極。次做笱三章。小序謂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此與朱傳以做笱比魯莊者。意雖異。而說則可從。以四詩次第當如是。徵以左傳序說爲更得其實也。

此君園文集卷二十九解

四

天道福善而禍淫。有奇淫者必有奇禍。衛宣公淫而不父。至於滅國。陳靈公淫而不君。至于殺身。齊襄公淫而不兄。乃使公子彭生殺魯桓公于車中。此千古之奇慘也。齊襄遭無知之弑。彭生憑大豕人立而啼。妖物之興。亦淫禍所自取。魯桓初偕文姜至齊。不能閑家。宜有凶悔。做笱之詩。所由刺也。若桓公既死之後。齊襄乃魯國不共戴天之仇。莊公不念其父。不閑其母。其事則曰宣淫。其人則曰國母。高車駟馬。緩轡疾驅。于通衢大都之會。爲內亂禽獸之行。奔于齊者。固不知人間有羞恥事。君子魯者。亦安然爲齊侯之子也。是可謂有人心乎。猗嗟之詩。嘻笑甚于怒罵矣。

讀魏風

魏風前數篇刺儉。末二篇刺貪。貪與儉若相反也。然儉不中禮。則褊急而吝嗇。吝嗇則貪。貪則殘。故食苗之碩鼠。卽褊心之好人也。蓋嘗思之。天地之理。陽舒陰慘。陽主施生。陰主收蓄。故陽爲義而陰爲利。利者義之和也。所謂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也。易之節曰。悅以行險。論語曰。節用而愛人。周官多理財之事。然皆自廣大心中流出。若魏之儉不中禮。則皆吝嗇褊急之心。貪忍苛殘。皆從此出。道德之禍流爲刑名。亦此意也。

葛屨刺褊也。以葛屨而履霜。則當暑爲何如矣。以女手而縫裳。則成婦又何如矣。次節佩其象揄。貴者之飾。則非細民之比也。外雖美而心則褊焉。亦不稱其服矣。汾沮洳。亦刺儉不中禮之詩。美無度者。無禮法也。如玉如英。卽好人三句意。殊異句。亦隱諷其褊也。

園有桃。詩人憂其國小而無政也。我歌且謠。不平之鳴也。聊以行國。無聊之況也。中四句摹寫燕雀處堂。厝火積薪。聲口泄泄之狀也。末四句。乃作兩轉。憂心旣歎。其誰知矣。更以思字喚醒。聾聵。諄諄之誨也。

陟岵。孝子行役不忘其親也。意最深曲。不言己之念親。反設爲親念己之言。末二句。祝之以慎。則其能以親心爲心。

而不失其身也。可知矣。陟岵眞孝子哉。次詩中行役思親者亦多。鴉羽之詩曰。父母何岵。北山之詩曰。憂我父母。皆直言之。此獨因已之望親。幻出親之謂已。乃透過一層寫法。最宜熟玩。予予季予弟。各肖父母。與兄聲口。夙夜無已。憫其勤勞。上慎旃哉。勛以保身。恩誼兼盡。情詞愷惻。如依依膝下。而親承其色笑也。如怡怡徐行。而孔懷于一堂也。詩人孝思之情可見。其守身養志之素行。亦由此可想。按詩中代字。訣亦多。善會之。可生後人無限慧巧。十畝賢者思歸于農圃。則其朝廷可知矣。詞榮意粹。招隱詞之濫觴也。次十畝不貪位。伐檀不貪祿。猶有先王之

此君園文集

卷二十九解

六

遺風焉

伐檀如朱傳。美賢者厲志。則取禾縣貍。俱指君子說。如小序刺貪。則不稼穡而取禾。不狩獵而縣貍。乃指夫在位貪鄙無功而食祿者。首言伐檀。君子之勤勞也。置之河干。言勞而失所。不得見用于世也。河水清漣。言有以自樂。不戚戚于貧賤也。然君子不得進仕。而在位者每多貪鄙之小人。故詩人深嫉而痛斥之。曰。有其功者食其祿。爾不稼不穡。胡爲而取禾三百廛也。爾不狩不獵。胡爲而庭有縣貍也。蓋言其無功受祿爲素餐也。彼河干之君子。若在高位君用之。則安富尊榮。民從之。則孝弟忠信。卽餽以萬鍾。養

以大烹不爲過矣。所以謂之不素餐也。檀美材也。所以爲車。大雅曰：檀車煌煌，輻輪輳也。輻所輳謂之輳，無輻則曰輳。有輻則曰輪也。此喻君子之載道任重也。于水厓也。夷上洒下曰濬，濬之爲言層也。大波爲之瀾，小波爲之淪。瀾或從連，風行水成文也。清且直者文在外而直在中也。此言君子不爲世用而潔清自守也。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時之中，故謂之禾。禾之秀實爲稼，穀可收曰穡。稼家事也。種之則曰稼，斂之則曰穡也。廛一畝半一家之居也。困廩之園者，象禾在口中也。億十萬之數，楚茨曰：我庾維億。此言小人食祿之多也。狩大田也。獵逐禽也。貍，此君園文集卷二十九解

七

貉之類，貉狐狸也。獸三歲曰特，雜籬屬。从隹，羣聲。隹鳥之短尾總名也。鳥則長尾禽總名也。雜从隹，不从鳥。俗本作縣，鶉者誤也。食一米也。从息，息穀之馨香也。餐吞也。餼，饋也。从夕，食素餐素餼。言在位貪鄙，無功受祿，與碩鼠相似。食我黍，食我麥，食我苗，大抵皆素食者也。而君子則不得進仕。此風人所以刺貪也。次孟子集註：朱子亦取小序說。若指君子自食其力，何至取三百廛億之多乎。碩鼠刺重斂也。疊言樂土，津津于彼土之可羨，正深歎此地之難堪也。逝將去汝，非真去也。然心已去矣。鰈魚曰：鰈，鰈爵曰鰈。此復比之碩鼠。殘民者宜汗顏矣。

讀唐風

唐國本堯舊都。成王封弟叔虞爲唐侯。至子燮改國號曰晉。其詩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者。一以見古帝遺澤之遠。一以見夫子述古之心。較之邶鄘由來舊矣。

蟋蟀歲聿暮而始爲樂。則罔游于逸矣。方燕樂而戒太康。則罔淫于樂矣。職思其居。並思其外。思其憂。所謂儆戒無虞也。好樂無荒。所謂勿怠勿荒也。瞿瞿蹶蹶。恪恭震動。休安閒樂而有節。憂則深也。思則遠也。儉而中禮。乃有唐堯之遺風焉。不獨見民俗之厚已也。

山有樞。解前篇之憂。然欲及時爲樂。而怵然若不終日。則此君園文集卷二十九解

八

憂愈深而意愈蹙矣。

揚水椒聊二詩。序皆以爲刺昭公也。揚水比晉之弱。白石比沃之強。素衣朱襮。諸侯之服。國人將奉此而叛歸于沃。且爲之隱其命而欲其成焉。爲此詩者。言曲沃不臣如此。民心離叛如此。君其預爲之備。而早爲之所乎。而昭公不悟。是可惜也。

椒聊詩末二句。反覆唱嘆。有畏悚之韻。有機警之神。有大聲疾呼。振聾警瞶之深心。有履霜堅冰。思患預防之遠慮。提呼如此。丁寧如此。而昭公不悟。是可惜也。

綱繆男女失時。杖杜兄弟離散。羔裘在位者。不恤民。鴉羽



從役者失其養。昭公之後。大亂五世。至武公始并晉國。而無衣之詩作焉。不正其罪。而反從其請。王靈不振。而亂賊亦無所忌矣。詩詞輕褻。肝膽畢露。錄此以警後世之蔑君罔上者。次無衣詩序云。美晉武公也。美其強乎。抑美其篡乎。晉之請命于周。自當謬爲恭敬。周王錫命。亦必別有文辭。詩人不爲正敘。乃代摹其奸詐之心。如秦鏡高懸。歷歷寫其肺腑。如鑄鼎象物。使魍魎魍魎。自呈其篡逆之醜態也。其詞若予以華袞之榮。其意則嚴于斧鉞之誅也。春秋書天王狩于河陽。通鑑書命三晉大夫爲諸侯。皆所以正君臣之分也。州吁未能和其民。厚間定君子石子。石子此君園文集卷二十九解

九

曰王覲爲可。蓋篡逆之徒。未有不借推戴共主以自文其私者。此五霸假之之先聲也。

鴟羽詩中用父母何估。單句一折。極頓挫。極悲涼。與邠風之柏舟音節相似。

扶杜好賢深情語。非絕望語。亦適館授餐之亞。

葛生思君子久。從征役而不歸。前三節發乎情。則民之性也。後二節止乎禮義。則先王之澤也。夏日冬夜。反覆引伸。情愈專而志愈悲矣。

采芩刺聽讒也。苟亦無信。苟亦無然。慎之也。胡得焉。審之也。數虛字宜玩。

讀秦風

秦故岐豐地也。然在周則遊太和之宇。在秦則席武健之雄。如同一唐也。在堯則致雍動之休。在魏止安儉陋之俗。故君子慎其所以感之者。次書錄秦誓詩序秦風。周亡而秦興。夫子其亦知之矣。車鄰駟鐵小戎諸詩。侈陳其車馬田獵兵甲之盛。已有包舉宇內并吞八荒氣象。然而親熙愛民之實政。則未聞也。秦之強以此。其享祚不永者亦以此。

車鄰始有寺人而趙高之禍已兆于此。履霜堅冰豈一朝一夕之故。並坐鼓瑟並坐鼓簧脫略名分簡易相親。秦此君園文集卷二十九解

十

人抱哺併倨之風亦基于此。今者不樂逝者其羞慷慨及時若不終日是急功近利心腸豈百年必世規模。駟鐵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也。一章言將狩二章言正狩末章言狩畢駟鐵孔阜馬之盛也。宗廟齊毫戎事齊力田獵齊足此田獵而四馬皆黑馬蕃庶也。六轡在手御之善也。每馬有二轡驂之內轡納于舐故在手者惟六轡也。媚子從狩言公有親愛之人此言其將狩事也。奉時辰牡辰牡孔碩虞人翼時獸以待射禮儀之備也。公曰左之舍拔則獲御之良而射之善也。左即所謂逐禽左也。射必中左乃為中殺左之者言不詭遇而範我馳驅

也。舍拔則獲，所謂舍矢如破也。此正狩事也。遊于北園，狩畢而出遊也。四馬既閑，閑調習也。輕車謂之輶，車鈴謂之鸞，鑣馬銜也。長喙犬曰獫狁，短喙犬謂之獠，獠禽走嗅而知其迹者犬也。載之以休其足力也。

小戎一章主言車。然駕我騏驎句已遞入馬。二章主言馬。然龍盾艘軌已遞入器。三章主言兵器。每章前六句敘軍容之盛，公義也。末四句致憫念之思，私情也。兵車謂之小戎，軫謂之收，轅謂之輶，穹隆而上曲謂之梁，梁軛軌也。服馬謂之中，兩旁謂之騶，駕服馬者謂之衡，騶所引者謂之勒，以板掩軌謂之陰，勒環接陰謂之續，消金謂之鑿，驅

此君園文集

卷二十九解

十一

騶內入者謂之脅，驅制其外出者謂之遊環，遊環騶之外轡也。騶之內轡謂之軌，所以係軌謂之艘，艘環之有舌者也。禡謂之茵，持輻受軸者謂之鞅，暢鞅兵車也。馬左足白謂之舄，騏文謂之騏，赤馬黑鬣謂之駟，黃馬黑喙謂之駟，黑色謂之驪，介馬謂之伐，駟于謂之盾，中于謂之伐，蒙雜羽也。三隅之矛謂之公，平底謂之鐵，弓室謂之鞬，金謂之鏤，胷謂之膺，弓檠謂之閉，繩謂之緄，膝約也。緄膝檠弓體使正也。袋收軫也。梁軛轅也。遊環脅驅，御驂也。引車爲陰，鞞掩軌也。鞞續陰而金鑿環也。文茵虎禡，示威嚴也。暢鞅三尺利，馳險也。孔羣和也。孔阜盛也。騏駟驪，色相映。

也是中是驂宜其用也。盾畫龍而伐畫羽也。蓋以觴軻美其飾也。矛以敵人伐自蔽也。鞬以虎也。鏐其膺也。閉以竹也。約以繩也。言念君子玉德貞也。厭厭秩秩安其恆也。

秦葭詩。情中有景。景中有人。情韻繚緲。古今絕調。與秦箏之思美人同。而悵望流連。低徊欲絕。但就詩詞作意長吟。以爲有高人逸士求之而不得也。可以爲刺。襄公未能用周禮。作想望盛治之意。亦無不可。

終南。美其君得岐豐而據形勝。以功德而受顯服。服位相稱。而又戒之以修德立業。勿忘周賜也。

黃鳥哀三良。罪穆公也。亦罪康公之從父亂命。

此君園文集卷二十九解

十二

晨風。朱傳謂婦人思夫。與屢屨之歌同。小序謂刺康公棄其賢臣。言穆公能招賢。賢者歸之。駛疾如晨風之飛入北林。今康公乃棄其賢臣。故以穆公思賢之意責之。思婦獨居。與賢士失所。其情理固可相通也。

無衣詩。廉悍峻傑。生氣迥出。王于興師。奉王命而討罪。則非復私讎也。北門之王事適我。伯兮云。爲王前驅。鴉羽云。王事靡盬。變風中尚知勤王如此。

渭陽悠悠我思。思母也。含蓄不露。意味深長。

權輿飲食寢薄。則禮意可知矣。與鹿鳴伐木詩參觀之。此周祚之所以永也。

讀陳風

陳風淫蕩。不亞鄭衛。上有好則下必甚。宛邱刺幽公。其流弊則溯源于太姬。凌夷至于株林。而世變亟矣。故曰變風。終于陳靈。後雖有詩。不足錄也矣。

宛邱首章。真囁綏流靡之音。只一蕩字。便可想見其游于逸淫于樂。流連荒亡。罔晝夜。額額意象。有情。所謂縱欲也。無望。所謂敗禮也。要看望字。都人士萬民所望。由于其容不改。卷阿令聞。令望由于如圭如璋。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在下者皆則而象之。畏而愛之。所謂望也。無望者。望之。不似人君也。君不足為下民之望。而徒以遊蕩之情相感。故此君圍文集卷二十九解

十三

東門宛邱之間。男女亦棄其業而婆娑焉。王安石曰。東門宛邱之應。澤陂株林之應。蓋謂此也。下二節正指實其遊蕩處。無冬無夏。乃官刑之所謂恆舞者。

衡門與齊之甫田相似。彼因其君務大圖遠。故首二章戒其躡等無功。末章誘以循序有成。此因其君愿而無立志。故首章言國小可以有為。末二章言不必大國乃可有為。皆比體也。如易之卦畫。設象盡意。隨人隨事。無不包舉。朱傳定為隱者之詞。則全篇皆賦矣。今依朱傳解。首章言其素位而行。重可以二字。下二章言其不願乎外。重豈必二字。衡門可以棲遲。居無求安也。泌水可以樂饑。食無求飽。

也。食魚不必魴鯉。娶妻不必姜子。飲食男女。人之大欲。而  
知止知足。不殆不辱。足乎已。勿待乎外。所以不願人之膏  
梁文繡也。反覆讀之。想見其習次灑脫。超然無累。真所謂  
高尚其事。肥遯无不利者。若依小序。誘僖公解之。則全是  
一團諷誘之神。蓋僖公所以無立志者。以陳小不足。以有  
爲耳。故詩人探其志而誘之。曰。能自立者。國無小。彼衡門  
尚可以棲遲矣。泌水尚可以樂饑矣。夏少康有眾一旅。有  
田一成。尚可以復禹跡。周太王不得已而遷岐。戎馬崎嶇。  
尚可以肇王跡。文王以百里起。尚可以新天命。湯以七十  
里而爲政于天下。君苟能奮發其所謂天下雄陳。雖弱小  
此君園文集卷二十九解

說引伸焉。復觸類焉。便令人振興鼓舞。作起多少頽靡之氣。推之。日用居室。爲學服官。隨各人地頭看。皆可意會。蓋詩者思也。要令人紬繹不盡。風者諷也。要令人不言而喻。比物連類。吟詠反復。言旣易知。感亦易入。此正風詩之妙。一滯然便失之矣。

墓門序以爲刺陳佗。誰昔然矣。追咎其始。顛倒思予。永思其終。嗚乎。顛倒思予。已無及矣。聽言者。其慎于始哉。

月出。奧字而曼聲。登徒洛神之濫觴也。

株林詞微而顯。固詩人之忠厚。然頻提夏南。知射廐之矢。凜凜乎已將注矣。嗚乎。淫禍其可畏也哉。陳靈弑于夏。

此君園文集卷二十九解

五

南齊莊死于棠姜。魯叔孫穆子餓于庚宗之婦。人皆幾于亡其國而敗其家。而趨之如鶩。甘之若飴。夫淫而不父。恆有子禍。淫而不君。亦遭臣殃。兄弟朋友之間。以是戕其身。而穢其行者。古今更不知有幾人也。人心之惑溺。一至此哉。自邦國以至于士庶。淫亂之禍。何以異哉。天生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夏姬一淫婦人。天子蠻殺御叔。誅夏南。亡一國。兩卿猶未已也。且盡滅巫臣之族。波及襄老之子。子重子反。死于奔命。其餘禍更遺及于楊食我。天豈鍾美于是。將以是大有敗乎。抑人之無良。自樂其所以亡者乎。

讀檜風

檜之卒章。傷天下之無王。曹之卒章。傷天下之無伯。其實皆思周耳。然匪風之時。西周猶未亡也。至下泉。則晉文方甘心于曹。不獨王降而霸。卽霸者已遞降矣。世變愈亟。思治之心亦愈切。遠脈則與二南神迴氣合。此序詩者之深意。善讀者自有會心也。

羔裘。國君視朝之服。君用純羔。大夫則羔裘豹袖。狐裘諸侯朝天子之服。禮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秦風君子至止。錦衣狐裘。亦謂天子所賜服也。諸侯在本國視朝。則服麕裘。裼素衣。聘服亦用皮弁。麕裘。此詩言羔裘以遊宴。狐裘以視朝。言檜君好盛服也。先晏後朝。言怠于政治也。首章言朝所謂君日出而視之。遍揖羣臣而退。此治朝也。次言在堂則路寢之堂。所謂退適路寢聽政時也。如膏有曜。極形其潔。則狐裘之有曜亦如此矣。此須得其言外之意。夫君子務知遠者大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衣服附在吾身。吾知而愛之。則國計民生之大務。必將遠而慢之矣。禹之惡衣。文之卑服。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豈有意爲此儉樸哉。彼且克儉克勤。日昃不遑。兢兢乎建國而勤民者。固不暇致美于此也。若第好潔其衣服。尙安能自強于政治哉。詩人慙慙形容。活畫出燕雀處堂景象。小序云大



夫以道去其君也。雖未顯言其君之過。而意則未嘗不切深也。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不說當時短喪。反深望終喪守禮之人。詞極婉意極切。

萋楚民不聊生。至于樂無知。樂無家。所樂如此。其苦尙可言哉。回憶桃夭。芣苢。諸詩。真何幸而爲聖人之氓也。

匪風思周道。鄭譜以爲當夷厲之時。夷王下堂而見諸侯。自是王室凌夷。而朝覲聘問之在周者。諸侯多有不至者矣。詩人所以有西歸之望也。首二章歎其衰亂。末章冀其興復。言常時因風發車偈而中心坦然。今則匪以風發而此君圍文集卷二十九解

七

畏天變也。匪以車偈而戒覆轍也。而乃憂傷如此者。蓋以周室凌夷。王綱不振。而歸周者無其人耳。故末以清議動之曰。誰能烹魚乎。則我爲之慨。釜鬻矣。誰將西歸乎。則我懷之以好音矣。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諸侯不敢以智力相雄。小國不致以供億爲困。檜小而無政。民困不能自保。故慨然有西周之望。以此見文武之德在人。眞沒世而不能忘也。次漢書王吉引此詩云。匪風發兮。匪車偈兮。說曰。此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偈偈者。蓋傷之也。如此解首二句。卽喻周衰亂之象。亦可參。次檜在周東。故曰西歸。檜亡在平王之初。其詩當在西周末遷時。

讀曹風

畢原。鄆。郟。邾。雍。曹。滕。文之昭也。郟侯常爲州伯。治諸侯有功。曹風所以思賢伯也。匪風下泉。時勢尙有不同。匪風傷天下之無王。言不能如周南之父母孔邇也。下泉傷天下之無伯。言不能如召南之甘棠循行也。變風終于陳靈。復繼之曹檜者。亂極則思治也。終以幽風。欲其治之循環無窮也。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二南是也。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曹檜是也。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檜之後爲鄭。其詩不爲鄭者。作于未滅之前也。魏之後爲晉。其詩亦不專爲晉也。邶。鄘。皆爲衛。而猶兼存其名者。述此君園文集卷二十九解

六

古之思。亦如晉之繫于唐也。秦得岐豐之舊地。而武健強悍。有大非岐周之舊化者。雖曰夏聲實雜夷俗。藜藿所以思伊人也。風無楚者。夷之也不列。滕邾莒薛諸小國者。微之也。無魯與宋者。登魯于頌。而宋卽殷商之後也。或曰夫子殷人。而魯則父母之邦云。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蜉蝣朝生暮死。不能久存。故心憂之。而欲其于我歸處。告之以細娛。不可玩。遠慮不可忘。庶幾憤發爲雄。有以自立也。次曹之蜉蝣。亦與檜之羔裘相類。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至以朝生暮死之蜉蝣爲比。所謂厝火積

薪禍至無日。詩人所爲長太息也。

侯人刺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首章朱傳是反興。毛傳則作賦。侯人何戈。殺言賢人失所。勞于下位。此賦其遠君子。彼其之子。三百赤芾。言負而且乘。實繁有徒。此賦其近小人。中二章卽承赤芾句申言之。末章仍用對收。薈蔚朝隤。言由其近小人。故小人之氣。燄愈盛。婉孌斯飢。言由其遠君子。故君子以阨窮自守。如此看閒架。似更清整。易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此詩有焉。侯人迎送賓客。使賢者爲之。所謂外君子也。赤芾。卿大夫之服。朝夕君側。使羣小佩之。所謂內小人也。比周爲黨。如薈蔚之雲氣升。

此君園文集

卷二十九解

九

于山。所謂小人道長也。儉德避難。如婉孌之女子貞不字。所謂君子道消也。噫。國如是。非其國矣。此晉文公入曹。所以數之以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

鴈鳩小序以爲刺。朱傳以爲美。美之者。據詩義直言之。刺之則思古以傷今也。通詩美君子之儀一。而內本于如結之心。外徵諸帶弁之度。大之可以正是四國。久之欲其至于萬年。皆承儀一次第說來。興義亦切。鴈鳩之子雖多。而餉之者則均平如一。鴈鳩之子雖往來靡定。而在桑者自得止有常。以興君子之儀。凡日用倫常之際。應事接物之間。雖至煩至賾。而修于身者。內外表裏無閒也。及于物者。

遠邇久暫一致也。蒸民之詩曰：令儀令色，小心翼翼，抑之詩曰：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大學之傳引此詩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所謂心正而身修，身修而家國天下由此治者也。

下泉序云：思治也。寒泉下流，非陰雨之膏也。故苞稂見傷，亦難同于芄芄之黍苗。王室凌夷，無郇伯之勞也。故小國困敝，愾然而嘆。周京之衰微，念字中已含末節意。嘆其衰亦思其盛也。妙于上三節極言今之衰，末章乃忽思古之盛。畢然高望，穆然遙集，覺麟趾騶虞之化，日往來于心目間。故國風始于二南，而終以曹檜一，以見人心之思治一。

此君園文集

卷二十九解

三

以見前王之不忘也。次木瓜、美齊、桓也。衛亡于狄，齊桓公救而存之，遺之車馬器服。桓公之勞，卽陰雨之膏也。晉文公以私憾執曹君而分其田，歷年不封，得毋若寒泉之傷苞稂乎。而且鄭以私憾見圍，衛以私憾同執，報施修怨，皆從私意起見。目中固不知有王章也。况河陽之狩，晉實召之，四國尙可謂有王乎。此詩人所以念周京之盛，而追思郇伯不置也。說此詩者，皆謂重有王句，不重郇伯。此論固是。然下泉與匪風，時勢又自不同。不然，當晉文伯業方盛之日，曹人顧遠思夫明王賢伯，而傷今之不如若焉，此何爲也哉。

此君園文集卷三十

臨津 吳名鳳 雲程

解四

讀幽風

幽在岐山之北。公劉遷國于此。七月作于周公。何以繫之于幽。此篇魯詩世家作幽風八章。章八句。其說曰。周公作此詩。本名幽風。蓋欲成王知幽國之風俗。故以名篇。則幽風本周公所自名。七月之目。乃後人所改耳。子貢傳亦曰。幽風陳農政也。篤公劉言在上之政事。故繫之雅。此言在下之風俗。故謂之風。風雅固不同體也。朱氏曰。幽不先二。此君園文集卷三十解。

此君園文集卷三十解

一

南尊文王也。不繼二南。幽先岐後也。不與王風相屬。興衰非其類也。文王致治。周公反正十五國風。以是始終之。則循環而為治世矣。

七月序云。陳王業也。讀此詩者。不可忘却主人。主人者。幽公也。周公欲成王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先公風化之所由。詩却不正敘先公。邱民之勤。如無逸之云。只就幽民對面。閒閒敘述。而先公之勞。民勸相震動。恪恭景象。歷歷如在目前。此所以謂之風。首章言及田畯。二章三章四章。屢言公子。七章宮功之執。皆是微微點逗。末章朋酒公堂。稱兕祝壽。尤精神結聚處。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元后直作。

父母君民。死如家人。非平日積德累仁。上下一體。何以幾此。使成王知小民之依。尤欲成王念先公之勞。此言外之微旨也。

此詩閒架極整齊。亦極錯綜。極變化。以衣食爲綱。領以預備爲主腦。而衣食之預。全在敘歲時上。見其及時勤動。不遑暇逸之意。通詩八十八句。言歲月日者。居其半焉。大有波瀾層湧。花萼參差之致。首章衣食分提。後七章分承。此其整齊處。以二三四五章析言之。衣兼麻絲。而蠶事特詳。載績只一句。衣褐並提。而爲褐只一章。褐乃衣之佐也。五章言入室。以見其禦寒之周。則又因爲衣而類及之者也。此君園文集卷三十解

卷三十解

二

以末二章析言之。饁田同婦子。而老壯異其食。見飲食之有節也。于耜舉趾言其始。而築場納稼要其終。卽因治屋而預計其始。見民事之難緩也。且禮始諸飲食。養老奉公。祭祀燕饗。皆禮教之大者。末章推類及之。忘君民之分。聯上下之情。朝廷間宛如家人父子。不惟足本段言食之意。覺通詩得此結束。盡成光天化日甘雨和風世界千載而下。猶爲之低徊不忍去也。

每章以日月領起。此小正體。如國語引夏時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之類。意幽風當夏時。周公亦效其體而爲之也。首章爲通詩之綱。上六句說衣。大寒在冬。而禦寒之備始

于秋。蓋火中寒。暑乃退。七月大火西流。則暑退而寒將至矣。故至九月必授衣。所以然者。以一之日。發而風寒焉。二之日。栗烈而氣寒焉。苟無衣褐。何以卒歲。此爲衣所以當預也。下五句說食。收成在秋。而務農之事始于春。故三日。卽往修田器。四之日。卽舉趾而耕。壯者緣南畝。故老者率婦子而饁之。治田蚤而用力齊。而勸農之田畯亦喜焉。此則爲食之預也。衣食爲生民所托命。農桑爲立國之本原。國計民生。孰有大于此者哉。二章三章。承無衣而申言之。求柔桑。養新出之蠶也。采蘩。啖未齊之蠶也。此蠶事之始。條桑。女桑。大小畢取。則蠶事之將成也。帛成于絲。此君圍文集卷三十解

卷三十解

而布成于麻。載績所以佐蠶。而貴賤寒暑無不周。玄黃兼蠶績而言之。爲公子裳。則奉上之誠也。若各章分看。則二章以流火授衣。領起。下以求桑采蘩對看。各用春日分領。授衣在秋。而養蠶于春。所謂預也。女心傷悲。以蠶月當婚嫁之時。故及之意。雖不重。而忠愛孝思。國勢民風。俱可想見。亦蘊藉亦風流。此詩裁之妙也。第三章以萑葦載績。二句爲主。曲薄所以預治來歲養蠶之具。下四句承此申言。蠶事鳴鴉載績。與上六句對。末三句總言蠶績。更推及于采采而爲衣之事備矣。四章申言無褐。褐以禦寒。由四月微陰始胎。歷五月之一陰。八月之四陰。十月之純陰。則

大寒將至矣。于是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擇其溫厚者而爲公子裘。二之日更竭作以狩。小獸私之。大獸公之。而裼之備預矣。五章治室以禦寒。凡蟲皆陰屬。五月一陰生。故斯螽動股。六月二陰生。故莎雞振羽。至于蟋蟀卽寒蛩也。七月猶在野。八月猶在宇。九月猶在戶。十月則入我牀下焉。此四句倒裝入妙。合上二句。錯落有致。觀于物候。寒氣其總至矣。于是穹室熏鼠。使寒勿生于內焉。塞向墜戶。使寒勿逼于外焉。治室旣預。老者乃呼婦子而入此室處。蓋衣褐而外。其禦寒之周又如此。曰爲改歲。不必照用三正說。田蠶爲一歲之大務。今歲田蠶旣畢。則來歲又將改。此君園文集卷三十解



既同亦未可晏安而無事也。其亟上入都邑。執治宮室之事。于是于茅索綯。晝夜兼營。所以乘屋如此。其亟者。以轉瞬又爲舉趾之始。將復播百穀而不暇及此耳。是亟其乘屋。所亟固不第在屋也。當納稼之終。而預計其始已如此。其謀食之勤。爲何如。入章祭祀燕饗。尤飲食之禮之大者。前敘其憂勤。此寫其忠愛。不惟終言食之意。亦以收裹全篇。夫三時不害。民和年豐。皆吾君燮理輔相之助。故相勸以趨其藏冰之役。至四之日。陽氣畢達。則獻羔祭韭而啟之。逮火出而後畢賦焉。所以節陽氣之盛也。然而幽民忠愛之情。猶無已也。九月肅霜。場已納稼。十月滌場。速畢

此君園文集

卷三十解

五

農功。民氣既樂。頌聲斯作。于是兩尊曰朋。羔羊特殺。躋公堂而稱兕觥。惟曰欲至于萬年。惟我公子孫。孫永保民耳。此節畫所不及。古人不可及處。只是一真。

古人嘗繪幽風圖。今卽通篇繹之。有非畫之所能盡者。其言天時也。則西流之火也。鬻發之風也。栗烈之氣也。春日之載陽而遲遲也。冰之凝也。霜之肅也。歲之卒與改也。凡繫于一之日者二。二之日三。三之日四。四之日各二。蠶月條桑。蓋三月也。陽謂之日。陰謂之月。四月純陽。而謂之月者。陽盛而陰伏也。五月六月如一之日之數。三陰之月。七月八月九月。視七月而各賈其一。純陰之月。五。凡歲時月日星

霜之變四十有三。而天時一周焉。物類則倉庚之知分也。伯勞之知至也。狐狸貉之毛深溫厚也。縱豸獮諸野而羔羊執于牢也。昆蟲則蝟以翼鳴。斯螽以股鳴。莎雞以翅鳴。蟋蟀絡緯促織也。草木則牆下之桑也。白蒿之繁也。萑蘆也。葦犬葭也。皆所以爲蠶薄也。條小枝也。遠揚則遠枝揚起者也。載績者麻熟之時。績之以爲布也。苦蔓之秀也。蔞蔞之隕也。鬱蓂棗果也。葵菽瓜壺茶韭蔬菜也。樛爲惡木。茅野草也。禾稼則先種後熟謂之重。後種先熟謂之穆。黍稷明粢薊合也。稻秫苽梁禾也。豆謂之菽。苴麻子也。麻菽麥禾也。凡昆蟲鳥獸禾蔬之類三十有八。而成若其化焉。

此君園文集

卷三十解

六

男事則于耜往修田器者。舉趾而耕者。同婦子盭南畝者。與田畷相慰勞者。獵而往取狐狸貉。獵而正卒羨卒竭作以饗武功者。獵而獲獸。擇其大以獻于公者。在田廬倚戶宇者。驗牀下之蟋蟀者。入都邑而穹室薰鼠以塞于內者。有塞向瑾戶以塗于外者。攜婦子遷入邑室者。奉果蔬旨酒以養老者。繞樹取鬱蓂者。採葵菽者。持竿剝棗擊且撼者。腰劊往穫稻者。坐食瓜者。立而披蔓斷壺者。拾麻子者。捋茶菜者。析樛木爲薪者。築圃爲場者。引車納禾稼者。入都邑執宮功者。葺茅綯而乘屋者。鑿冰于山者。納冰于室者。于堂上尊兩壺者。舉鼎而升羊于俎者。拜堂下者。拜而

躋堂稱觥以祝壽者。凡男之事三十有一。女事則隨家長。饁南畝者。循牆下求柔桑者。提筐于手者。手筐而競趨微行者。手筐而仰視鳴鳥者。祁祁而采蘩者。脈脈而思公子者。斧遠揚以條桑者。擬女桑者。具曲植與莒筐者。聞伯勞而績麻者。染玄黃朱而爲裳者。隨家老入邑室者。供甘旨以佐介壽者。爲常食以食農夫者。凡女之事十有五。而各服其勤焉。其所勤之事。布帛謂之衣。衣謂之褐。皮謂之裘。斲木謂之耜。步百謂之畝。饁餉田也。畷農夫也。農夫田官也。微行小徑也。女嫁謂之歸。所以爲曲謂之萑葦。隋盞謂之斧。方盞謂之斨。斨斧孔也。棟桑謂之女桑。伯勞謂之鵙。此君園文集卷三十解

七

天謂之玄。地謂之黃。赤色謂之朱。裳下飾也。不榮而實謂之秀。竭作以狩謂之同。豕一歲者謂之豨。其三歲者謂之豮。郊外謂之野。簷下謂之宇。北牖謂之向。春酒凍醪也。眉壽毫眉也。穀連藁秸謂之禾。秀實而在野謂之稼。稻粱菽蔬果物各二十。謂之百穀。水凝謂之冰。冰室謂之凌陰。獻羔祭韭。享司寒也。兩尊謂之朋。尊容七升謂之觥。萬壽無疆引無極也。凡民間蠶績耕穫之器。果蔬菜穀之名。老幼婦女饁餉聚處親愛媚依之情。佳木細卉候蟲時鳥風霜星日之變態。與夫田野戶牖茅絢經營至纖至細之事。爲貴人耳之所未嘗聞。目之所未嘗見。足之所未嘗履者。莫

不委曲。詳盡景象。歷歷如在目前。三百之詩。蓋未有若斯之典雅。而詳覈者。詩中有畫。其謂此乎。其畫所不至者。則草野之憂勤忠愛。與君公之勸課循行。尤當于吟哦之際。想像其盛云。古今之才之美者。莫如周公。文章之富之美者。亦莫如周公。易繫三百八十四爻。包羅古今。涵該萬彙。近取遠取。九天九淵。奇創爲生民所未有。使後世之撰著遇變者。可藉是以寡其過焉。周官六典。皆以惟王冠首。所謂從廣大心中流出也。儀禮十七篇。上自覲燕食聘。下逮冠昏飲射。鄉相見與喪祭諸禮。皆詳哉其言之。蓋自堯舜夏殷以來。風氣日開。制作略備。周公監二代而損益之。此君園文集卷三十解

八

儀文度數。郁郁彬彬。其繁重處。意最纏綿。尚書如八誥。無逸。君奭。立政。諸篇。皆藹然從肺腑中流出。思兼三王。知周萬物。肫切處。至今猶有遺音。詩頌皆周公所定。正小雅。憐惻有情。正大雅。肅穆有體。周頌如清廟。烈文。諸篇。皆朱絃疏越之音。幽風三詩。七月。陳王業。示君人之道。鴟鴞。救亂見人臣之忠。東山。勞歸士。見用民之宜。東山。代言歸士之情。鴟鴞。代爲鳥言。七月。只遠陳幽。民謀衣食之事。便可見祖宗創業之艱難。而成王守成之不易。亦不可言自悟矣。此皆妙于立言。昔人稱周公朝讀書萬篇。夕見七十二士。爾雅釋詁。足徵博物。凡其所作。于人情物理。古往今來。天

時人事莫不委曲。周至。紕入大舍。最妙處是情韻往復。深入人心。千載下猶令人低徊流連而不能已。後來集其成者。惟尼山一人耳。

鷓鴣序云。救亂也。義極正大。流言非惟動搖周公。亦以傾敗王室。公作是詩。非以自白。實以救天下之亂耳。成王之疑。疑周公之自爲也。公則謂予身卽爲王身。王室亦爲予室。予之室蓋新造之室也。鷓鴣取我子。意在毀我之室。然予之爲此室者。則已勞矣。幸陰雨之未來。懼下民之予侮。徹桑土者。予也。葺牖戶者。予也。捋荼者。予也。蓄租者。予也。拮据而卒瘁者。予也。羽殺而尾敝者。予也。室未成。予固不此君園文集卷三十解

九

憚其勞也。室已成。予猶深懼其危也。乃風雨又從而漂搖之。此予音之所以嘒嘒而不能不告急于王也。然則予之所以爲予者。皆所以爲王也。王亦可無疑于予矣。次成王方疑周公。公欲以正意告之。實是難于措辭。妙卽代爲鳥言。且詩貽成王。乃借呼鷓鴣而告之。此亦主文譎諫。要其忠懇之情。愷惻之韻。上通九霄。下徹萬古。風雷之變。卽作此詩之應可也。次鷓鴣取象極精。此毒鳥也。旣取我子。情已慘矣。况更欲毀我室乎。恩斯勤斯。鬻子憫斯。讀之聲泣俱下。此孰非文考文母之毛裏乎。螽之羽。詵詵麟之趾。振振原隰。哀矣。死喪之威。皆鷓鴣有以致之也。

東山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只此閒架。便是絕世文心。絕妙文情。蓋周公與士卒破斧缺斨。艱難共歷。凡三年內。道路之阻長。風雨之凌犯。衣裳之垢敝。室廬之荒廢。歲月之久曠。男女之怨思。皆設以身而處其地。推赤心以置人腹。故言之懇切。諄復如此。及其既歸之後。際天時之和。暢聽禽鳥之和鳴。有室者偕其伉儷。新昏者遂其燕婉。更使人懽忻發揚。踴躍起舞。想歸士聞之。其感激者欲泣。其歡暢者欲歌。惟君子能通天下之志。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斯。詩能寫人情所欲言。尤能達人情所難言。東山

此君園文集

卷三十解

十

一詩。曲盡人情。凡軍士之所不敢言。不能言。卽言之。而不盡其意者。無不一代爲言之。且極後世能言之士。亦無不本此以立言焉。細而繹之。其妙有未可遽罄者。凡人得既歸之樂。必憶始往之苦。其始之自西阻東也。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聞公怒如報私讎。我阻東山。滔滔不歸。所謂鐵衣征戍。辛勤久也。張仲素詩云。萬里猶防塞。三年不見家。凡人于道途之間。尤憚風雨之阻。我來自東。零雨其濛。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歸且如是。則東征之初。其雨雪載塗者。更何如也。祖珽詩云。戍亭秋雨急。關門朔氣寒。凡人思家之情。久住猶或可忘。至歸心已動。而遂不可忍矣。我東

曰歸我心西悲。所謂鄉心正鬱陶也。杜少陵詩云。喜心翻  
倒極。嗚咽淚沾巾。凡人征役久。則衣敝。空山朱戟影。寒磧  
鐵衣聲。昔之從事行枚者。憊甚矣。制彼裳衣。勿士行枚。所  
謂淨洗甲兵。長不用也。木蘭詩云。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  
裳。凡人當初征之時。常憂懼于鋒鏑。及至全師而歸。乃始  
顧影自憐。敦彼獨宿。亦在車下。所爲睹桑蠟而興感也。劉  
長卿詩云。報國劍已折。歸鄉身幸全。凡人久役而歸。室廬  
將近。則家事纖細。皆繞衷曲。念田事之久廢。致屋宇之荒  
涼。果羸伊威。蠨蛸鹿螢。景在彼而繫念在此也。盧思道詩  
云。庭中奇樹已可攀。塞上行人殊未還。凡人懷疑畏之情。  
此君園文集卷三十解

則不勝淒涼之感。思之彌篤者。其籌之彌曲。亦可畏也。伊  
可懷也。乍思之而適然以驚。轉念之而油然以喜也。王粲  
詩云。征夫懷親戚。誰能無此情。凡人之欲。男女爲大。獨宿  
者。憶其室家。獨旦者。亦思予美。念陰雨之將來。哀僕夫之  
況瘁。鶴鳴于垤。婦歎于室。所謂玉筋應啼。紅粉顏也。白樂  
天詩云。料得家中深夜坐。也應說著遠行人。凡人悲喜之  
情。多出不意。居者方思行者之勞。而行者適慰居者之願。  
灑掃穹室。我征聿至。所謂遊子新從絕塞回也。張仲素詩  
云。萬里人行至。深閨夜未眠。雙蛾燈下掃。不待鏡臺前。凡  
人當久別之後。反難遽伸其相思之懷。舊土微物。觸目若

驚追憶去時恍然如昨。物猶如此。人情何似。有敦瓜苦。蒸  
在粟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情中景亦景。中人也。薛能詩  
云。獨憐幽竹山窗下。不改清陰待我歸。凡人男女之情。貴  
于及時。而全師之後。更有餘思。釋征鼙而樂鼓鐘。戢干戈  
而友琴瑟。春鳥羣嬉。車馬親迎。施衿結帨。禮儀備舉。其新  
孔嘉。子兮子兮。如此良人。粲者何也。唐人詩云。洞房昨夜  
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凡人悲不甚者。樂不深。故久別  
之會。其樂更甚于新知。車牽閭闔。在昔已篤。伉儷之愛。衾  
枕粲爛。于今幾經別離之思。其舊如之何。心藏之而口不  
能言之也。杜子美詩。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此君園文集

卷三十解

五

破斧缺斨。嘻甚矣。憊然公之爲此。豈爲一身私計哉。所以  
正四方而哀之也。夫周公以叔父之親。居宰衡之任。小腆  
允蠶。禍及鰥寡。使公避嫌疑而潔身以退。其所見亦小矣。  
况四國由此動搖。誰爲撥亂而反之正哉。故鴟鴞自以爲  
勤勞王室。而破斧則以爲正是四國。周公心軍士之心。而  
歸士亦能心周公之心。上下交而其志同。斯亦聖人之徒  
也哉。次豳風之後。附載六詩。鴟鴞序云。救亂。東山勞歸  
士。破斧以下數詩。皆美周公。無一語及于管蔡。小序爲國  
史之詞。紀載事實。不容盡泯。如果管叔始禍。何必曲爲之  
諱。棠棣憫管蔡之失道。細味通篇。亦無流言始禍之意。今



觀鴟鵂破斧各詩。取我子。毀我室。皆指武庚而言。則管蔡之罪。謂其附合叛人。則有之。謂其傾陷周公。以禍周室而已。反因以爲利焉。則管蔡亦恐不任受也。夫論事貴于平情。而知人必先論世。使管叔受封于齊。而以齊叛。或封于魯。而以魯叛。且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則管叔之罪。擢髮難數矣。今管叔所監者。紂子武庚之國也。使武庚無欲叛之心。則何必監其國。固防其叛也。成湯放桀于南巢。尚有慚德。恐天下以台爲口實。紂之罪固浮于桀。乃至加以斧鉞。懸諸太白。亦太甚矣。武庚之封。如薊祝焦陳。出于義所不容已。然而心竊虞其有異志也。故監之。迨其後。主少國疑。有機可乘。而殷民之蓄怨積忿者。遂一發而不可復收。彼管叔雖云監國。能遏四起之頑民。而制之使不得逞乎。然而管叔固不得爲無罪也。使武庚叛。而管叔死之。則後人無餘論矣。管叔不死。卽爲從惡。旣從惡。逆卽加以主謀之名。坐以流言之罪。而管叔亦無以辭其咎。武庚轉藉以諉其過。律以王法之所必誅。殺之。蔡之。皆其罪所應得者也。惟鴟鵂爲周公所自作。破斧爲軍士之公論。鴟鵂取我子。非我子。借助于鴟鵂也。東征正四國。非周公自抒其私憤也。吾第以經爲主。而後世之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又異詞者。胥置之。不論不議焉可也。

周公東征三年。至于破斧缺斨。畱洛後反復曉諭。至于再三。以此知殷先王之厚澤深仁。至沒世而不忘也。孟子云。由湯至于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當王室如燬之日。則思父母者如爵之歸叢魚。之歸淵。迨日久事定。遂有念殷先王之遺澤而咨嗟太息者。武庚知人心之可用。又當周主少國疑之時。乃布散流言。藉圖恢復。而挾三叔以叛周。彼監國者亦知蠢動之機。不可復回。遂聽其贊鼓。而與之降心以相從也。夷齊扣馬而諫。太公以爲義士。孔子且亟稱之。泰伯以天下讓。文王以服事殷。子皆稱爲至德。武庚叛而管叔不死。此際未敢深論。惟流言于國。

此君園文集

卷三十解

十四

在武庚則妙于反間。在管叔則骨肉相殘。乃鄭莊公唐太宗所亟欲援之。以爲口實者。故管叔之事原不足辨。特不欲後世奸雄藉此事污鱗聖人耳。

伐柯喜其得見。九戩冀其久畱。皆東人愛公之辭。小序皆以爲美周公。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說亦深婉有味。狼跋。美周公也。公孫碩膚。立言有體。文王囚于羑里。明夷之卦。子以爲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周公遜碩美而不居。卽外之柔順也。而赤烏几几。安重自得。德音不瑕。與文王之不殄厥愠。不隕厥聞者相似。非內文明之象乎。善繼善述。卽患難時亦可徵也。

附論詩序

詩序自關雎后妃之德也。至是關雎之義也。統爲一篇。以關雎爲國風之始。且爲三百篇之首。故于篇端總論詩之綱領如此。初無大小序之異也。鄭氏又謂諸序本自合爲一編。毛氏始分以寘諸篇之首。是毛公之前。序不附經歷代相傳。其來已久。或以爲仲尼作。或以爲子夏作。或以爲國史之詞。卽朱子亦謂所從來也。遠復并爲一篇。以還其舊作辨說。以論其得失。今功令以朱傳爲宗。而欽定詩經傳說。凡于朱傳有所未安。必附論詩序。毛鄭之說。以備參考。則說詩而從詩序。亦功令之所許也。

此君園文集

卷三十解

五

小序之說紛如聚訟。然其從來固已遠矣。今且用朱子吟哦本文。不著一字之法讀之。序說長則從序。可也。傳說長則從傳。可也。關雎詩朱傳本之論語。義極正大。宏深而毛鄭遵序說詩。有可與諸經疏通證明者。亦並存之。不可廢。卷耳宜從朱傳。桃夭兔罝芣苢序皆歸美后妃。序首一言亦不必從。而以下云云。朱子何嘗不遵用其說乎。至于邶之柏舟。宜從序作仁人不遇。日月終風。宜從序遭州吁之暴。不當移在燕燕之前。匏有苦葉。從序刺宣公夷姜。木瓜美齊桓君子陽陽。閔周與簡兮之詩相類。采芣懼讒。有麻思賢。鄭風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以下諸詩。皆宜從序。

若盡改爲淫奔之詩。則穢褻已極。廉恥盡喪。欲莊誦之。既不可出于己之口。欲講授之。又不可入于人之耳。從序說。則忠君愛國。憂讒畏譏。各有所處。時勢各有一番精神。尋味無窮。探討不盡。令讀之者。流連反覆。詠歌嗟嘆。而不自已。然則讀詩者。將從其蕩而無味者乎。將從其信而有徵者乎。孰得孰失。何去何從。不待智者而後辨矣。

朱子謂詩序本自爲一編。別附經後。至毛公引以入經。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爲注文。而直作經字。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爲因序以作。是固然矣。然朱傳隨經附註。亦與序說等耳。考漢書藝文志。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此君園文集卷三十解

十六

故訓傳三十篇。是毛爲詁訓與經別也。古文尙書五十八篇。加序一篇。爲五十九。孔安國以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與毛詩詩序分實。篇首之意。同。不但此也。易上下經及十翼。古本原不相亂。費直王弼分經相附。而程子從之。朱子作本義。照呂祖謙本。仍復其舊。而今學者仍讀費王附經之本。取其便也。藝文志載公羊穀梁二家經。十一卷。傳亦各十一卷。則經傳初亦別編。范甯作集解。乃併經注之。則穀梁以傳附經。疑卽甯之所合。公羊或徐亮作疏之時所合併也。左氏作傳。不敢與聖言相亂。故與經別行。杜元愷始分經之年。

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至今學者便之。三禮各爲一經。至朱子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于是有經傳通解之編。已不免于割裂。孝經當以石臺隸刻爲定。朱子刊誤，乃變十八章爲十二章。蠲續錯綜，屈經就我。孟子曰：吾於武城，取二三策，雖不信書，亦不刪書。又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斯爲得之。嗚乎！若孟子者，可謂善讀詩書者也。

論語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魏何晏註孔曰：樂不至淫，哀不至傷，言其和也。宋邢昺疏正義曰：此章言正樂之和也。關雎者，詩國風周南首篇名，興后妃之德也。詩序云：樂

此君園文集

卷三十解

十七

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是樂而不淫也。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哀而不傷也。樂不至淫，哀不至傷，言其正樂之和也。按孔安國以和字解不淫不傷，義最該備。疏舉詩序以實之，而以爲正樂之和。蓋又兼聲音言之。竊疑關關二句，宜從爾雅鳴聲相和解，以興后妃之不妒忌。而思賢才左右贊助，以奉宗廟，如鳩之鳴聲相和也。樂以和爲主，婦人以不妒忌爲德，有是德則后妃之性情得其正，而爲哀爲樂無往而不得其正，不淫不傷。此天地太和之元音也。

關雎詩從詩序毛鄭之說，定爲后妃自作。婦人稱其夫爲

君子彼宮人之賤。不能指文王爲君子。不應目后妃爲淑女。且未得淑女。而寤寐反側以求之。旣得淑女。而琴瑟鐘鼓以樂之。此固非宮人所能與。亦似非文王所宜言。惟謂后妃憂在進賢。則辭意體制皆順矣。若菜以供祭祀。周禮九嬪之職。凡祭祀贊后薦徹豆籩。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女御凡祭祀贊世婦。古者賓祭之事。后夫人供之。而眾嬪御佐之。此后妃所以樂得淑女以配君子。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關雎之詩所由作也。樛木螽斯二詩。皆言后妃不妒忌而能逮下。此篇則其不妒忌之實也。故以爲后妃之德。

此君園文集

卷三十解

六

爾雅釋詁云。仇讎敵也。知儀匹也。郭璞註詩云。君子好仇。又詔亮左右相導也。詔相導左右助勳也。郭註反覆相訓。以盡其意。邢疏周南關雎云。左右流之。又關關雎音聲和也。邢疏皆鳥鳴音聲相和也。周南關雎云。關關雎鳩。又流差束擇也。邢疏皆選擇也。又釋言文云。干流求也。郭註詩曰。左右流之。又窈窕閒也。郭註窈窕閒隙。毛傳云。窈窕幽閒。鄭箋云。幽閒深宮。皆謂淑女所處之宮。形狀窈窕。然又芼擧也。郭註謂拔取菜。周南關雎云。參差荇菜。左右芼之。今以爾雅之文。轉釋關雎之詩。關關雎鳩。似取鳥鳴相和之音。與起進賢相助之意。窈窕謂幽閒之深宮。淑女謂

九嬪世婦以下述亦作仇據爾雅正是仇字肅肅兔罝曰公侯好仇亦言兔罝之野人可以爲公侯之仇匹耳苾菜以供祭祀左右流之者言后妃當共苾菜以奉宗廟必有淑女助而求之旣得苾菜必有助而采之擇之者爾雅與詩序毛鄭之說字字相符夫固有所受之也數典者不忘其祖詩序作于子夏爾雅亦傳自子夏子夏因說詩而悟禮故夫子以可與言詩許之則子夏非滯于詩者也

古者后夫人之下有九嬪有世婦有女御周禮九嬪掌婦學之德以教九御凡祭祀贊后薦徹豆籩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祭之日涖陳女官之奠凡內羞之物女御凡此君園文集卷三十解九  
祭祀贊世婦是嬪御之左右相助非賢不足以贊后而后妃之求此淑女與供已職非進賢亦無以事宗廟而配君子也此篇序說義本可從若卷耳詩序以寘彼周行爲求賢審官以我馬虺隤爲臣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于憂勤等語似不如朱傳之穩然以左傳證之序說亦未可盡非也

